

今讀吾兄排纒百餘言娓娓皆實錄弟雖不文不敢以蹇拙辭重陽前後可得報命弟蕙帶荷衣豈敢與當世山龍火藻之篇共懸錦堂中也扈虛斬後可痛可憐萬事皆如夢獨積善讀書四字外加達生一味海濶天空安往而不得其所也如何如何

又

吾兄待弟別具一隻眼恨老侯生無以報知己若抵掌朝野之局爲人謀安身立命頗有微長也自遼左一隅作耗擾動天下款虜必有外患募兵必有內憂

聞延鎮告急川兵一千餘人索犒每人三兩襄王與郡守各授二錢五分而要挾如故將襄陽城外數萬家一時燒盡此得之王幼度來書幼度楚人也果爾此聲流聞遠近橫卒白徒所在而起當事何以駕馭調劑之則伏戎積火又不在奴兒矣雖山中不得不懷發杞之憂今廟堂方且以門戶之說當門庭之寇奈何哉錢康侯監軍改餉道繇經略苦心然餉道在關外不在關內有水運又有陸運舊兵枵腹新兵仰哺皆不能辦無米之炊前見抑之攢眉相對乃知聞

命忘家援桴忘身良非易事讀書可盡拈手用得乎
僕嘗嘆天下大矣內外全倚一熊公何至乏才如此
承平日久雖英雄消鑠無餘時事多艱正鍛鍊人才
方始吾兄自待不淺弟亦望兄不淺忠孝有懷幸披
以告我

又

正欲遣一介奉贐北征而捧書使者從道上來則云
仙旆已前邁矣朝家事一新後浪前浪豈能太平惟
君子無爲已甚小人無與作緣乃當今第一義兵

單窘人才蕭索初壞於作威之相再壞於作福之相
非 聖明獨持太阿明見萬里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入京後杜門杜口遠同鄉避水雪天相善人理數可
必若家中諸事譬如風雨晦冥虹霓電霰造化不免
而况人乎一切棹之腦向上直取大將可也先渭陽
可惜可嘆彌留之言敢忘忠孝之語已粘之壁間當
入野史中以志不朽銘記銘記

又

頃得 建文帝出亡之故及諸從亡者姓名大有關

繫特馳奉覽乞重翻刻廣行之亦可以獎忠義而白
文皇帝殺姪之名幸題數行於後聞李叛賊爲遼
東秀才擊於公署又聞爲賀帥僞降殺之因而復還
皆不知果否一夫作難而禍連國家肝腦塗地天道
有知定無生理若使老成練達分守內外如庚戌之
事天下尚可爲其事載世廟實錄及鄭端簡今言中
可一查也嘗勸兄編纂遼事想已成書不然先以奴
兒入犯之始細抄朝報以備查前後情形較是憤憤
獻酬計畫者不同萬惟名賢畱意海內奇男子寥寥
不覺望兄饒舌

又

久屏空山如坐井底每思吾兄梅花四十畝倚樓望
之放鶴招搖此神仙境界也遼事昨有王竹塲自彼
來乃能經略托以家事者微得其詳大約奴酋好殺
腥聞於天遼人欲叛附建曾則無命欲逃入山海關
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以兵守不若以百姓守
以經略守不若以百姓自爲守此背水之陣而同舟
遇風之勢也若多運火藥以堅客兵之心借客兵以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七
堅遼民之膽清野無所掠屯田有所待用遼守遼爲
正兵欵虜制虜爲奇兵撫賞朝鮮巡檄海中爲遊兵
而東事尚可收拾耳獨兵餉兩屈內外不和有將無
相有君無臣奈何哉

又

東虜與西虜合安氏與藺氏合而朝紳獨不合而離
今又將熊經略鍛鍊垂入網羅恐守之一字終不可
滅殺耳若京師有大獄必有大憤有大憤必有大變
識微之士忠孝之臣欲求解於君相之間不可得也

有深山密林而已吾兄欲以後來歲月悉付煙霞豈
不甚高第恐此時管寧復生不能摩穿木榻孫登復
生不能坐破草衣沸鼎豈有安瀾覆巢豈有完卵吾
兄早尋避兵安穩地虛三兩椽以待徐元直龐德公
其許之否弟山中綠陰黃鳥目前可望高賢一來信
宿并談許許惜終非桃源深處也

又

七月之難大風如跋扈將軍老梅如偃僂丈人幾似
天地反覆者久之不崇朝而湛然高華之氣自在凡

陝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事要忍朝局得如此幸矣飛蝗彌滿江北反風不至
江南今眼前粗有生活第山西災異異常近得敵門
生朱之俊書云有三蛇金背白腹長三四尺餘有司
設酒殺祭之一蛇躍上臺案吸酒盡須臾不見有道
之朝其鬼不靈是何祥也今朝野兵餉畢聚於遼左
精神亦聚於遼左知有東而不知有西得無西方弛
懈或生釁乎此時黃肥紫壯芙蓉麗如錦步障遙想
馮先生真是極樂國弟絆空山惟有極想巧妬耳

又

年暮之人與歲暮之事一齊打併不憂眉頭不結兼
聞虜有南來寇有北合者中原南北扼要處旁無下
手自撤淮上總鎮腹心單空咽喉頑梗 聖祖設法
之初豈無遠慮慮已早及此矣弟有護漕議非以護
漕正防今日諸患曾聞 皇上昔年曾議添設閣臣
職方恐以染指勲戚爲疑遂爾中格皆從自家利害
起見非從謀國起見也可恨可恨讀易羨詩廣淵乎
微哉此等學問全無大儒領會惟商之幽人至人若
幸流通擊部發蒙功同先覺幸賈勇究竟之若尊公

陝西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春秋再當從部署如何

答董邃初

膺月寇犯和州頗文武將吏力戰新正遂有好音漕
軍不至喧囂鄉村不至遷徙郡縣得以其間修備有
法人情頗覺安然矣海塘已完加編旋止但流寇未
有掃蕩之日抽鄉兵募新兵調舊兵兵多則糜餉餉
多則傷民克亂則不足釀亂則有餘如何如何若調
少募少抽少上策也無抽而有調募調募所到休其
足力相情形扼險要先守而後戰先守于所攻之外
而後及于所守之內中策也亦穩策也明公以爲然

否

與馮留僊

明公屏八騶暮入窮巷泛一葉兩入空山曠典隆儀
施于七八十布衣之野老卽夢想所不到也感切感
切頃者提師入衛振旅全還不意閩人士遂得文章
司命所恨貼役一議天若尼之地方無福可爲浩歎
正思拜送河干而衰憊特甚略具不贖托敝門生吳
長卿少展壺漿之萬一長卿著作甚多有宋相眼三
百卷甚奇蘇君之時凡事嘿嘿而明公獨刮目於衆
人之中謹代爲稽首以謝沈雲老可與共事大約用

人不疑此是待鄭弁訣大英雄經文緯武何敢饒舌也

又

虜退加恩本宜合詞力謝稍一逡巡或被聖明覷破官家從此別用一番人矣頃准兌事關繫非輕偶有條議呈正敝邑諸耆則具揭懇之淮院漕院三邑則儲米以待糧船船到者隨即開兌未到者專請回空而救時豪傑尤屬望于明公神通妙手耳

荅王遜之

皇上赦宥錢糧得司農貽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細刻數目分送縉紳則不爲官數人所欺分散有帳則不爲州縣總所欺刻成解部以叠查朝廷之大賚果有着落否綜核吏治不如綜核錢糧省却民間無限催科敲朴吾兄何不痛言之真救民報國第一議也望之望之

又

東門鎖鑰百倍焦勞七月以來不眠不食不櫛不沐

者幾于鞠躬盡瘁矣此曹無奸雄而有奸細奸細捉獲一人便可知彼中情形消息設防置備吾兄厥功不細矣少常新轉後恐未得南差望之望之痛哉思翁九月廿八日戌時已遊岱矣僕送之入棺主張道裝不腰玉帶以貽遠慮未分田產先筭錢糧其家逋賦有三縣有幾甲籍去難查必爲子孫之累若令坦四官從容定議最要是先生關繫成敗興衰而不令內爲政尤是要着耳使來先此手報餘無所喋僕亦老病恐亦思翁之後塵也難言之難言之

又

別後老骨更復不支忽一日咯血數片心雖不怖而大段非久視長生之客矣且遠客追之必欲見遠書到迫之必欲答刻刻違心面面相對八十病癯能堪此乎得論良苦人世之厭煩人情之澆競處處皆然不獨妻水惟有行吟而外一杯酒一部白樂天集差可撥悶散愁吳長卿若痴若呆是大聰明人亦大有福人終日混混而不生厭離想只是手不釋卷耳可交且可忘形也秋間料理令郎姻事即便料理遂初

陝省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七
此斷自夙心何待僥舌望之望之僕草堂多費承餉
節儀正足助蒲酌之資但吾兄如幼事長歲時餽問
不缺老人無以投瓊慚感百倍

答總河劉簡齋

台臺爲國家根本萬世謀 聖明獨斷而慨命之河
夫以六萬計金錢以五十三萬計竣工以百日計經
營督相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足不停趼罷食輟寢幾
置七尺於度外而協濟不必同心泐黃不必同議此
又難外倍難苦中倍苦者也難言矣難言矣上天鑒
主之宵旰憫任事之憂勞河流無恙聞漕艦已度天
津建祠勒石以張神功此必然而不容緩者度賜額
且晚下矣

又

自來運儲必先治運道治河必先復故道前詰若王公軌徐公恪丘公濟皆然今復見之台臺矣功成立廟請額建碑遡禹蹟張神功敢不遵命以記始末明公之力任屯役也相度水勢之高低節省金錢之出入拊卹人夫之疾苦分別委官之勤惰此猶朝野所易知若借大工以賑饑民收饑民以斷流寇其用意甚微而功德愈廣大矣豈直護陵護漕而已哉且應築應開應塞三項繪圖明估勘詳覆查核有大

舊例可查有屢奉之明旨可遵冬月溫和人情悅豫雖明公忠誠感召得非河神協贊之所致乎第輕齎鹽課錢稅馬價未肯融通而畱漕僅止五萬餘石夫良婦既有無米之炊則慈母必無投杼之慮惟刻期奏績以介玄圭而已此碑之必不可容緩者也謹此報命

又

糧運改派官民皆得安枕而臥明公造福于東南極矣河夫一面徵調一面彈壓思慮精詳紀律嚴整步

步處處皆兵法也但冬暖春必寒節宜其勞逸預折其喧囂謹防其烟燹醫療其疾病非獨米粟金錢卽聲音笑貌皆可以爲德聯六萬人之心如一人之心人心和而天意得只在計工發值如數如期躬行相視如明公不時稽察如明公集思廣益如明公黃河之故道一通而明年之新運沛然矣頃痰火見血不能呵凍寫河神碑明春准寄典籤何忍負諾也

答孫木山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乞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不佞生平所願爲執鞭者况重以遠命惓惓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忍以不文辭儒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巳計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閣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

則所傷實多若浮遊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
近於詭對假譎之無行者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
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荆而請之明公不敢
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達不然倘海內交
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操何辭以應塗飾河
面目以對某齒豁頭童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遙
謝台臺以付定論於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
原一笑而置之幸甚

又

百歲壽母明公雛戲膝前萬戶三公豈能易此頃聞
西池之赴太君人間完福豈有憾焉獨明公忠孝填
膺焦悴可念耳清簡公與王文肅立朝始末同時縉
紳先生皆莫能曉暢其故明公得之過庭與草野傳
聽者不同讀台札始知不協者新建非太倉也自來
宰相雖以知人用人爲職若晚世閣撓部權部又妮
而就閣畢竟釀成一片鄉愿鄙夫世界而狡獪細人
依草附木以陰捺進退離合之權不至悞國家禍縉
紳不已此近事可怖也若使閣與部各守職掌而不

相凌奪如清簡公所爭大所執堅卽閣長且將望崖而反而區區狐鼠輩安得就中結納播弄伎倆于閣部交驩之時乎清簡公寧牴牾寧數十疏求去不附閣權又不移部權守朝廷之法還之朝廷非與文肅公故相異同也施于今而求清簡文肅兩公抑又難矣嘗記得文肅公云今日宰相欲學姬公之吐哺下士便是招權宰相子欲學范忠宣之夾袋薦人便是納賄此言甚有識若當清簡公大計時遲一月不前聽察典完局而後詣闕虛舟飄瓦豈不勝於杯影

弓乎而無拾遺之紛紛矣某衰病且愚豈有藏山副草度是訛聽訛傳辱誨倦倦謹當會萃緘之滕笥俟大手撰名臣錄者采焉

答鄭潛菴

讀新刻數種乃武乃文用聲用實無一字空設無一
息不從陵京上下淮海四面走編一畚濶大中有精
細而不鹵莽擔當中有寧靜而不張皇豈特將吏奉
爲指南卽執此以當召對借箸畫笏可以從容條對
而有餘矣竊嘗嘆諸君門戶結成一片堅冰雖聖明
杲日當空不能卽時融解若融解門戶之紛紜豈復
憂門庭之外寇哉外寇少土寇多皆起于饑荒饑荒
起于不重農事兵道原兼農務而輕本逐末揚爲甚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今明公獨得救世先手此唐之張全義也謹抄此一段幸明公刻示各屬勸諭力行之稷鋤卽是甲冑城野隨處倉庾三教功德莫要於此矣

又

宋儒葉水心云三國孫家兄弟固守金陵必從揚州始控制淮泗彈壓吳楚今且擁陵通漕實天下都會大觚處也近者雖切震隣而無剝膚噬臍之警天借明公爲東南保障非偶然也明公防流寇又防土寇防奸細又防訛言防上臺之多指多視又防五方

賈之輕徙三十六場之或生輕心修備精密不露張皇惟肅故靜惟靜故肅此大中丞大司馬之張本也聖諭諄諄讀之涕下乞台臺翻刻傳帖於遠近地方宣布上德感動人心流寇亦人也寧無有惕然悔悟如渡虎馴鱷者乎

答夏茂叙

錢中丞萬里之行山水間得仁兄與俱險中得奇怖
中得喜客中得道義骨肉之樂且彥林又以寧親遠
到矣彥林才識真可壓倒一世豪傑近來學問透徹
深沉道人也異人也父子朋友聚頭磕膝于樽酒之
間衡量天下局面人才如玻璃水晶相似滇南直弄
九耳晉名聲天刑普氏更嫁頭目其子僅十五齡度
無可虞但肅括以嚴武備寬大以收漢夷此諸葛武
侯事卽錢中丞事吾兄摹寫滇俗宛然水經注安坐

官齋正好著述儲五方見聞之怪偉方能碎諸子肺
腑之遊塵此楊用修事卽仁兄事異日見教當楷版
一讀一笑也彼中有小帙抄本書及命書千萬 畱
意

答胡東井

人龍殿虎彈壓江南仰屈繡豸之尊俯修布衣之禮
雲箋水俸頒至山中誠不意得此意表奇遇慚感交
集矣昔者周益公與危恕齋歐陽寓菴遊構詩人堂
於西原八泉勝處廬陵至今以爲美談知此風韻獨
傳于明公而恨某非其人也台臺忠簡公裔也李罔
卿日華刻有硯廬帖謹上清覽某願見劉須溪父子
集不可得未知貴郡可訪尋其遺稿否鄙撰九種奇
書叙請正讀之其忠憤可念也別有一箋忠簡公佚

事見鶴林玉露中手書拈出附于硯廬帖後何如某
八十老書生酬恩無地但以半張帑唐突清嚴曷勝
悚仄

與李太虛

往聞明公與季重之報不勝駭愕不勝憤嘆文人百
六之運莫若兩君子爲甚可惜明公真相才季重真
邊才耳弟嘗觀造物生人不靳大富大貴而識略氣
魄銖銖兩兩皆愛惜慳儉而不忍與今旣與明公矣
而又挫之折之若窮之於其所往天可問乎已細思
之天之分派英雄豪傑非若陳平之宰肉畫一均勻
或派於中書政事堂若丙魏房杜韓范富歐是也或
派于戎馬若李郭劉岳是也或派於文章而不免患

難若司馬子長韓柳二蘇及康濟西楊用修是也今
明公若已派定而扛鼎之筆吞今吐古之心冒龍川
子所謂捉不住捺不定者造化豈能終錮之小則爲
山水之主盟大則爲文章之司命舍太虛李重兩先
生誰望哉偶因鄉人便附博莊叟塞翁一笑

荅夏彞仲

儒七十八矣不竟見聖童神童昔得之于書今日得
遇之積善之家歸以詫示小孫及交遊諸君子真所
謂不可思議也適通州顧給諫徵冲菴司馬祠記坐
使相待稍暇卽題前疏以志欣忭申許事可駭得教
始知一二乃枕上細譯素位章極有味無入不自得
妙在思不出位也大禹八年在外蘇武十九年在塞
上不援不陵不求而人亦不能代爲之求正如善射
者發矢不入正鵠中雖父子兄弟在旁無所用其力

真士君子居易法也觀近事而素位良有味矣聖嘉
有感于聖諭忠孝之氣勃然可敬可敬吾兄鼓動後
學其功不小今將刻刷三百張乞轉寄之頒示同曹
使之朝廷德意卽流寇亦有見而革音者乞吾兄轉
達此意千萬

又

臚傳之日大鴻臚稽首奏曰某年某月某日登進賢
良百僚宜以時賀聖人曰俞此時在廷悚聞者如雷
寔之振盪別換一番耳目肺腸而泄泄然作故事尋

常放過獨吾兄拈題出來以爲恐懼儆省之發端此
三百人中第一有心男子也讀稟告鄉父老書又得
閏四月二日寄來手牘不求利而求不爲害此真實
語不誑語以此盟心卽以此告之同志忠君愛國普
濟無邊甚快甚快若昌言一節且須十分斟酌蓋言
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行之未必透不如且就外吏
代君養民只是替天行道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若事事理會體認如名醫欲起沉疴如慈母欲哺赤
子主之以忍辱堅之以耐煩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不可得而疎亦不可得而親大要磨筭錢糧詞訟次之詞訟當路爲急民間次之若詞訟不簡則縉紳請托秀才請托使客請托而縣官不勝其調停矣見人有費差人有費房科有費親友探望唆幫者有費而百姓不勝其苦矣弟嘗嘆國家窮宜少調客兵鄉城窮宜少准詞訟言雖平平而利害之局百變後當有味也鮮藩失陷受病已非一日弟嘗爲陳中丞作登萊奏議叙時知彼中島民島兵島將皆仰給于撫臺勢不能支將折而入于孔耿二叛之口今孔耿分

島中若挑之兩虎相鬪是反間上策今兵餉單薄豈比神廟無事之秋然劉綎六千僥幸關白之自斃而後已如炤前議援又徵浙直閩廣之師大海雖同地利水土不習得無驅之引寇乎不可不深長慮也吾兄作興學校人才原自本色亦須別展作用勿爲陽鱗所窺以善養人不以善服人待士子同僚皆在是矣見場中尊表超宋入唐天下有如此才而未入水天熊公論輾輻所屬寧安知不水天也弟伏枕百日一具鬪醜偏強不服藥故得生承諭真切草率報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章見臥子乞致此意得座師黃石公爲之喜而不寐
又

榮歸聞墮騎傷臂例不接客特遣大兄奉候起居臂
傷擣生蟹入酒杯中服之漸可舒展仍歸平善非藥
力所能攻補也某在山過年一切市朝事不敢與聞
願郡縣長少詞訟病痛人少服藥以蕭何曹叅之清
淨并太史公平準書同按之養生養民不出此矣臥
子疾惡太嚴吾兄好善太寬合而調之皆名臣對病
神丹無容饒舌長樂多佳山水儘可讀書能言

言截然分作兩項增塑與減塑亦截然分作兩項同
鄉撫按不可着之顏面亦不可露之齒牙倘有上官
同僚惟托稍違則非禮之于不情之請無故之疑悉
從此起某嘗告之翁稚謙亦不忍不聞之仁兄也閩
中無他事獨曾道一事全要炤顧地方安鄭所以安
閩安會所以安鄭攻鄭不已或生危疑此有識所當
深長思耳

答葉行可

河流如帶一葦可杭而未敢踐鹿城之約爲衡文使者
在事紳襟雲集惟有仰體清嚴以疎爲親而已竊
喜潛白早完試事已畢似可少安起居而上臺絡繹
按臨功令催科并迫兼之無形生影不風而波誠有
如來教所云者鼎鑊之內豈獨容一處清涼惟持重
足以肅人耐煩可以解結卽山水詩酒笑傲皆東坡
不合時宜之具姑且矯情放下何如一笑一笑目前
防亂猶緩救荒甚急乞以新詔蠲免錢糧徹底磨筭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一
救後者不令拖欠救前者不得重徵刻成全書明與
士大夫父老見之使知霑 朝廷之大恩大賚服明
公之實政實心非特宿奸無所容其手雖巧謗無所
容其口矣刻就幸以見示至望至望

又

得教良苦當事者攢眉不開旁觀者又不能炙臂分
痛惟台臺體認司馬公之耐煩傳大士之忍辱以此
報上臺報父老子弟眠嗽且無暇暇問詩酒乎今治
聲遠近流聞矣秋晴水退高低田漸可有收矣田不

江萊樞自糧亦可料理矣獨目前編審一事關係通
邑五年之安危而大槩有三一曰公正若但立公正
之名而無公正之實奸猾豪強作好作惡凡某人之
或消或長某鄉之或熟或荒某役之或舊或新或輕
或重惟其意之所恣言之是聽煽詐百端愚民役未
承而先已被其荼毒者多矣此公正名色之不可立
也一曰積金不積產夫役隨糧生根隨田起有本色
有折色有收有放有解有運豈能舍田畝之數而別
尋無田之家乎是說一倡奸人飽其橐廉吏汗其名

此積金不積產之不可從也一曰併田併小戶零星之田以貼大戶重役之費名雖似美害則滋多譬如攢羣小兒而爲孟育攢羣餒夫寡人而爲膏梁子弟能朋收兌乎能朋南北運乎能朋布解乎况大戶而索小戶之貼既不識其名姓又不習其里居奔走不能息肩訟官不能到手近來上海之謗黷煩興實肇於此此併田之不可行也大抵恩例優免先主戶後客戶五年當差編正役不編餘役則人無後言而五年並受其福矣明公若亮老人無他意乞熟玩而

審之

又

警報狎至寢食不怡幸先年于屋後山麓已坎容棺之墟引縶而上于勢簡便若得老死不見兵革真老布衣全福也未知能副此願否孔賊勾虜白徒附之山東是其熟路登萊是其去路剽掠旣飽意且颺歸安頓子女財帛然後窺截漕糧今舊白久頓天津新糧尚未出境漕船多盜旣不敢明言又不能約束大約早兌早去卽省地方意外之憂凡事局局變新萬

勿過爲勒指相時相機以無事爲福可也周禮註疏
刪翼經術經世之書也平仲歸重于民明公責成于
相兩篇大文字斷乎不可磨滅儒愧難貂續願附蠅
飛適目疾當從容請教以報

荅王銘鑑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
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賴有
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棘一番使 皇上畱心
邊事如 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侈口倡爲恢復
之議借外憂以銷內憂未必非 聖明之福耳調停
二字豈能禍宋止謂其夾雜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
在於停停久則美清美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
美而衆手爲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

願諸公撥台臺聞此想當噴飯一笑也

答程端伯

流氛如蚊如蝗當事如燕如雀中都 祖陵得明公
片言禦侮賢于十萬師故拈出以冠墓表之首眷屬
全則性命其次也性命全則功名又其次也晉之霸
生于莒越之霸生于石室願明公無忘射鉤無忘麥
飯以承天降大任生于憂患之意幸甚讀紀事塵囂
燼餘可笑可涕可悲可歌直與三百篇騷經共傳晉
魏不足驂乘也弟今年七十九矣頭童齒落豈能爲
燭之武而明公猶以腐鼠挑我乎倖門一開笑柄叠

出若轉求通達之賈誼未老之馮唐計無先于端伯
太史者螫屈而伸卽敝鄉徐文貞其榜榜矣明公又
何疑焉破格薦人如公家義僕不減李善但世無第
五倫耳

答陳實菴

荆谿剽焚亘古今所未見孝侯有靈何以坐視豈斬
蛟射虎弓刀不屑施之惟埋葦耶抑天助魔民魔子
成就鬼怪世界也老先生袖手山居付之一忍礪齒
者石骨洗耳者松風以待公論之定如董思翁首被
此毒惡聲沸騰而後終不失官係徐文貞樹碑天下
學宮而後終不失宰相蓋公論卽是良心良心不死
豈容無故抹殺真正學道人耶古德云寬着肚皮惟
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鴟鵂之六月息正九萬里垂

陳有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七
天之雲搏角而怒飛也佳惠遠頒墨品尤精絕吾朝
事事不如古人獨此頓令奚李減價矣松石偁正老
先生意中語讀之少助解頤輓李母楊夫人詩當寫
孝子思親而作不然竟類奠章耳

答沈何山

明公忠孝填膺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紓 聖天子
東顧之憂此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髫髻而拜
金紫之榮方許入山談道當炊黍於邯鄲枕邊奉待
也目今催督漕糧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糧
者護糧莫如仍設淮上總兵此 成祖舊制非比新
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
卒自帶行糧便有十萬兵現成糧矣晝耀旌旗夜懸
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淮總爲扼要呼吸之

陝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樞機因轉漕而兼練兵一利也軍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二利也既防饑民又防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急可應五利也先朝重以名將集以重師又置龍袍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撫淮撫默默商量復還總鎮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於太山之安今日專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無心於此矣其微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五日細細咨詢而斟酌之勝於募驍勇筭加餉儲火藥充萬萬也况十萬漕卒之中原有豪傑原備火器步步皆可練爲精銳人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謀之卽召對入言於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之言惶棘惶棘

又

某老屏空山偃扉散帙率三家村老輩腐牘明公何所取于枯木朽株而賜之遠翰重以玄黃之辱感悚莫可言喻伏讀明公西征數萬言一字一句皆造國

手活人舟此國朝有數真正豪傑而以家衮引嫌若
使于忠肅王文成復生亦不免爲當門之蘭矣樂府
合刻序情見乎詞展玩不覺浩嘆某往得稼軒長短
句頗經批閱爲董思老借去見食祝融稼軒與陳全
父氣誼相類其斬馬盜馬事亦甚奇每欲撰爲雜劇
而自恨無才欲合刻兩公詞而又恨無力今與淡陂
對山鼎足亦足以豪矣聞對山救獻吉出自仲默書
策仲默上書李長沙爲之解圍而獻吉皆不載其事
豈甘作負心漢耶偶簡得柳屯田向侍郎二詞雖快
爽游戲遠遜稼軒然亦足佐三雅而夷五岳也如蒙
架已具幸擬歸之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八

尺牘

答張紹和

答唐道徵

復郭青螺

答楊緝庵

答陳蘭陔

與李萍槎

答劉乾所

答馮五玉

答蔡怡雲

答張玉笥

答孫公粲

答王依目

答徐光治

答徐云吉

答陳鹿莘

答曹長卿

答錢仲芳

答錢爾斐

與朱公仁

與王季重

答徐鶴州

答朱曼庵

答王念生

答冒嵩少

答朱滄起

答顧冲庵

答錢君復

答蘓成性

與包心弦

答馮楨卿

與岳石鍾

答金稠原

答潘昭度

答錢彥林

寄王罔伯

答鄒愚谷

答孫公菁

答雪浪和尚

門人陳邦俊

白石甫較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八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荅張紹和

虎坑巖有張先生如葵丘濮上有辛文子青谿有鬼
谷子遊遨山澤沉沉不肯自顯若其王霸機權正變
之學雖同學同門同牀者未之獲知而以陳鄧兩先

陳有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八
輩故事奉擬壤重屬鼠豈足當黃鵠之一顧哉某每
欲絆屨負藤叅風問道惜乎老矣今年已七十有九
矣自惟此生無越疆相見之期猶幸吳長卿使歸得
見鏡古錄比肩並炤則妍媸自分一快也邇言原始
當與唐劉孝孫之事始宋無名氏之釋常談共傳一
快也東西洋攷古輶軒使之所不到職方氏之所不
詳星槎一覽異域諏咨錄之所不及增補船政稅監
歷歷附焉後日史官作四夷攷豈僅以朝貢數語結
束了事乎一快也且先生非特木天人實經世偉人

也啓事者舍此不求而紛紛連章薦牘推轂不可知
誰何之名士使少年後進如蠅聚羶而蛾附火不赴
丘園高蹈科則走不求聞達科愧死矣愧死矣自今
以始但願與先生閉門于虎坑白石山之間或有著
作借便郵爲驛騎正如德山對月大笑笑聲落澧州
幾百里外彼此皆得相聞乃吾兩人之真聲氣也如
何如何

又

某兩度得張先生書皆能盥手以報而今且三矣八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八
十病老人捧視如隔霧看花不能讀讀不能竟矣開
萬石山志函必祈卒業以代卧遊凡十日始得其彷彿
登峰造極于詩歌記叙之間而崎嶇于蠅頭細字
之內俄而咯紅紫血數片矣呼蔡翁入視之曰翁安
坐無爲我怖僕必買勇踐張先生諾俄血止而瀉一
日夜幾三十起氣憊憊不支蔡翁攢眉不敢言兒孫
輩亦環伺而諫畱蔡翁奚益也于是贈之金贈之秋
羅衣又畀南平令君書一通以助其資斧而後行此
行真類大分別哉但尊志中有多所請教而願効他

山之石者先大夫立祠正如晉人渡江衣冠之族必
先祖廟禮也舒節才子雖附于羸博之義盍不俎豆
于先大夫旁祖孫侑食可乎木取黃石老榕記鳥取
青鳥魚取鬪魚其他鱗介蠕虫之屬碎細者普天下
所共有入志安所見奇亦安所置重輕悉汰而去之
可乎山中貴而遊遊而品題者多矣孔顏之門不稱
官闕第標舉其姓名而止可乎此神仙家伐毛洗髓
法也先生千秋人也故弟敢附于忠告之末其以爲
老耄而棄我惟命抑以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亦惟

命

答唐道微

先君當謝世之頃弟與家仲子姪跪奉佛號先君端坐醉翁椅上衣冠泊然而逝畧無痛苦畧無穢滓蓋盛德之報也但愛弟而又知弟知弟而又容弟十五年以來逍遙人外者皆異常之恩豈猶人父子而已哉言念及此五內攢刺又以積陰積寒積痛積勞劇病百日幾無生理今幸而得生尚未能就塋事權厝一室看來盡古禮全賴精力盡今禮全賴財力今不今不古竟成一荒率苟簡之罪人而已可憐哉始覺

有喪之果可哀也頃奉醫戒不免就館中收召魂魄
未能多爲筆語神理憊憊惟兄諒之

復郭青螺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
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巒吉光之片羽耳今捧
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
畢矣某往從弇州游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
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
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
香又將爲郭令公焚却蓋景濂用脩弇州鼎足二百
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與詎不信乎

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於草屋土剝
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
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尚恨
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
不肖應之曰儒者不仙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
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兩
數斛舍利卽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
執侯巴弟之之禮秘及方恨其龐贗亂行何煩齒及
舊作之冊請正

答楊緝菴

臺下下車後苦積逋苦兌漕苦防寇苦紛沓之文移
苦于請之賓客良爲臺下攢眉而無從爲知己炙臂
分痛也敝郡方太尊久任與明公同儒嘗慰之曰大
禹八年在外蘇武十九年在絕域本未嘗求人而漢
廷諸公與虞廷九官十二牧亦不能代爲之求只得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中庸素位章獨引射爲証射而
中與陵下援上何關射而不中與怨天尤人何益甚
矣不願外之類射也素位居易莫精切于此矣敢附

以博正人君子一笑

答陳蘭陔

種麻得麻種瓜得瓜下種一不善人品之邪正家國
之治亂立分於此矣今失之胎教而望之家失之家
教而望之師失之師教而又望之經師人師吏師厥
惟重哉三善具備明公之訓士質言是也天祐下民
然後作之君作之師師臺天所以祐松也生種者在
天下種者在人讀此訓而不通身汗下必麻木不識
痛癢之病夫也謹戢良規當付子弟門生以代膏梁
藥石

與李萍槎

明公杜門讀易有古人茹芝飯草之風卽圮上之攝
子房鹿門之攝孔明蘇門之攝嵇阮皆易之神也種
種浮氣盡屬嬰兒更以支干烝候并入易中如陰陽
家貫串五行生尅相似卽曆本月建下有月厭月殺
推求半生近日始得之于訓蒙老儒方有理會學易
不亦難乎宋儒言易不言數畢竟教外別傳讓邵先
生一籌耳明公以爲然否前承賜祝贈以名篇草堂
至今燁燁有斗杓光輝老憊未能出疆謹稽首遡風

陽春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以謝

荅劉乾所

明公笑三緘之金人鑄百鍊之鐵漢某逢人說項山
谷所謂如慕古人也承夏君來捧賜翰睨不意神交
知已忽得之明公邇來文章之公器變爲情面之私
交心竊駭之四方多故全賴濟世安民之大賢如浙
中三大功臣者得一人卽可以定艱危報君父宣尼
曰不諒烏乎執某曰不執烏乎諒兩者兼之其在明
公乎讀新刻諸篇具服經師人師文師之指南謹此
九叩謝教

答馮五玉

自正月至五月皆在東余覺常清常淨近雖奇暑寓
書簾於林間隨樹陰轉徙見田中炙背老農慚愧欲
死况荷葉田田蘭花采采紛披簾櫳左右甘眠飽食
人消受實難况重以佳肴名酒展籤於許公祖之遺
集乎公晚年埋炤非特收拾者無賢子孫助刻者無
俠士卽解語人亦何可得於是服臺下之高義偉矣
前馮道尊舟次奉兩臺命必議貼役以寬役累愚意
貼銀不如貼米銀類加編米類樂助銀有染指之患

米無枵腹之虞米止二升法有實際此不捐貲不還糧之顧義田也統惟主持斟酌造福鄉邦幸甚

答蔡怡雲

雨中入草堂但以茅容飯共噉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此臺下與不佞之謂至是覺丹鷄白犬盟狹矣陋矣讀尊刻雖未遑卒業略加跋涉斷斷乎如梁肉救饑藥石伐病無一行一字虛設但願朝廷有福采而行之耳吳松原繫蘇淞無疆之利亦明公未了之局數年前父老存亡參半若臺下輕舟減從草屨布衣往來咨詢日幹及支自首及尾以身親歷之以耐煩二字賈勇力任之丈量其遠近濶狹

陔深計較其工食多寡歲月延促圖畫于畫圖之上
了然于心目之間以待周文襄海忠介信受奉行然
後設處錢糧或加編或協濟知無不明處無不當省
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康節先生曰爲善要量力諸葛
武侯曰豪傑要識時舍明公又誰望矣

答撫臺張玉笥

頃者淮兌訛傳吳人鼎沸幸仗老公祖榜示以安民
心移谷以達當道挑濟抽淺之兩旁催僭回空之停
泊一言造福萬姓帖然旋轉之妙豈不捷于桴鼓哉
恭讀東南水利全書纂成于流氛多故兵餉告訕之
時創自獨手澤及萬年如此精神真足掃盪釜底之
遊魂而恢恢有餘矣侯冠殄年康積有羨鎡餘穀董
率廉幹經始吳淞萬鍾如雲禹蹟可復然後進成書
于聖明播大議于識者卽稍緩歲時尚未晚也其

詳托藩伯公轉聞仰備堯采儒傷寒多汗舉筆如杵
俟病起熟玩此書願効數行于末簡使人知立言者
別有有用之文章立功者必無鑿空之豪傑乃區區
表章微意而何敢台叙驟乘也

答孫公粲

兄翁清極苦極貧極而無端遊客輕數千里而干澤
于伯夷之門大是不情亦大不識時勢事體一生乾
螢食蠹辛勤就官上爲官家造福于百姓下覲榮滿
邀恩于老親此豈兒戲場而溷之不置且未覩民悍
虜強財單兵弱茲何時何地耶弟聞之且爲攢眉而
兄翁身當其憤悶者又何如耶范郡公八行圖說此
孟母後一人卽當流通宇內以告之爲人母爲人子
者遵命作叙并布向往之誠舍親家范長白晚得見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已出痘過讀經上口矣隨寄圖說使范開之與其蒙
師細訓解之此以報成六郡公亦報文正忠宣之先
齋也便間乞轉致得刷數部見寄錫類之仁普于雨
露矣望之望之

答王依日

春熟之後梅雨時行種花插秧生機活潑皆仁臺寧
靜慈悲之所感召也編審中糧收一項但名曰收銀
不名曰放銀向來收完之後直待放完始竣其役苦
守候苦滴補苦傾銷聞青浦以義役米抵償今上海
又無此米如何畢竟仰賴明公召父老面議熟思而
善處之但押其收不押其放乃解懸妙法耳附便及
之

答徐光治

儒伏山澤中今八十二矣每嘆天祿石渠間空糜大
官筆札而史事多所放失久且化爲腐草更欲腐草
化而爲螢亦不可得如先司馬之死難此野史後死
者事也而况父母家教足爲子孫世法者乎捧尊諭
儒安忍以衰憊例辭敬已聞命矣孔賊兩犯東省膽
更大手更滑二百里輜重聽其出口旁若無人而且
以奇捷大捷奏 皇上安得不髮上指乎若有明目
張膽發露其欺玩之情形何至禍蔓至此明公先年

直揭豈不痛于秦庭之勸哭哉齊心帖自南徂北亦
壁壞之一臂也幸笑而置之

答徐云吉

儒八十一矣每嘆士大夫動比擬于蟠谿老翁儒笑
云是翁老不知止擲釣竿而秉旄鉞懸紂頭于太白
之旗是亦不可以已乎弒逆亘古大奇變作偏自望
始閻羅鐵案間豈容是老強辯孔子殷人也絕口不
載之曾語而倚木赴火之徒藉口蟠谿以爲解嘲此
弟之所以掩耳不願聞也近讀本草獨陶隱居最于
藥性精妍構三層樓于句曲中上列道書中列門生
弟子梁武帝君臣皆以真人禮待之可以不死矣及

觀昭明誅隱居春秋八十一僅僅與賤齒同然則神
仙果可學乎哉珍重翰墨張之草堂但與兒孫輩轟
飲花露酒以爲快因囑之曰慎無忘云吉徐長公也
謹稽首以謝

答陳鹿莘

讀征南疏草可與李霖寰平播全書直入鴻猷錄中
西南狡寇非當代真豪傑莫能誅剪妙在干樽節共
餽不先事皇皇不後事泄泄知之明處之當先後緩
急確分全局干胷中直待合勦之元戎乘勝長驅尅
期掃穴合勦之大老仰奉師模奉檄之英雄遵行密
計先立免死之旗以開難民之路若不得已而用火
或化生本懷然西南從此各各無事矣竊笑此曹有
何奇畧而尊之曰君師有何調度而推之曰渠帥有

何不拔之基不死之術而自號曰一千歲二千歲負
嶠之虎竟同坐井之蛙拒轍之螳豈比射墉之隼此
可見天網難逃王師無敵上功幕府聖明且不時召
對召入中樞大司馬時且曰朝廷得一寶臣矣光前
裕後寧可涯筭哉或曰撫民不歸者衡山祝融之人
必起而誅之然歟否歟白髮老人落筆火攻時不敢
不爲之舒寫一二作征南記惟命作衡山碑亦惟命

答曹長卿

癸酉讀藥言戊寅又讀甲戌叩闥者四仰荷 聖明
嘉納部覆叅謀隨加司務大丈夫幾得所遭然僅僅
虛銜耳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若將尊撰兵事字字
體認件件施行雖智勇百出之才有能及先生之走
盤寶珠滿盤活局者乎而無奈其置之不甚讀讀之
不甚竟竟之不甚省也古今叅謀惟李鄴侯第一其
次李伯紀陳龍川如徐鴻客王猛之流長卿不屑也
不屑與此曹伍則垂竿溪上抱膝隆中以待飛熊入

夢臥龍出山可乎古今最怕者夷狄盜賊水旱災傷
今皆雜出於堯舜之世可勝愁皇去春伏枕半年
今秋閉門半月不茶飯不藥餌幸而僥幸強起然善
忘善臥善嗔對客則心煩舉筆則手戰枯楊朽木能
久侍大君子之教乎尊叙未能即時報命望少寬之
敝鄉民窮財盡勸緣募藏如着油靴上壁弟且祝漚
公歸山茆焦土銚一卷梵本亦有餘師俟天下清平
然後乞文字禪未晚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錢仲芳

八十老人一病復活寧死于病無死于醫謝醫屏藥
反炤病原東坡云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
得衰無惡而得罪皆文人之自賊也况國事乎但空
山中遠客至不得不迎遠書來不得不報自春及秋
未曾收召元氣分毫而大肉廉枯竟同人腊以此久
羈集叙者垂半年弟雖疆項不下實則掇皮皆真如
宋璟房瑄之于鑒大師續影表香圖叙銘讚有不能
自己于言者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幸少挺之具草

請正邇來車騎連門竿牘咽戶便標作第一流人物
然易戒比匪詩刺詭隨二三多凶上九亢悔此不當
號號恐懼而乃冲冲往來乎吾兄身朱門而心蓬戶
卓哉超矣眞事解結甚慰郵典姑就緩相時而靜更
妙于相時而動也麻衣和上坐化四日而後茶毗今
欲建骨塔于鍾界山以佳惠分助功德因緣不淺并
謝

答錢爾斐

弟近讀平準書知太史公大有關繫因欲倣宋儒羅
願長者錄集成一編如曹叅正與賈誼相反漢文帝
正與漢武相反李沆正與王安石相反凡平準中諸
臣或開邊或權財或神仙或土木或經術異同皆褚
先生所謂後進好事儒者知進而不知退豈若張釋
之丙吉于定國劉寬之流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
退讓愛以至于孫六卿王侯相承不絕以至唐宋名
賢皆採之蓋救世無如長者長者無如爾斐先生兄

陳有公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弟子任故敢以此進申韓原于道德似也然李聃之
道德本于臯陶之李官胎性剛峭自有夙習弟欲暢
明清淨之道去老聃而存黃帝何如何如特上冷眼
人一笑一笑

與朱公仁

三年不入郡城城中爲溽暑膩人亦復何味不意老
弟肅遵家教先得我心也即今南行惟有杜門杜口
爲上着奢者好近人所以多禍儉者好遠人所以寡
過願言書紳以代座訓場中墨卷切要短股多而議
論疊出乃百發百中利器也

與王季重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茂所不有百
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桂樹未
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嘗峭帆一至石
公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楠柚更佳耳聞太公健
嗽又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官家
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
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弟嘗謂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

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于乞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又

明公將父弄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束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塲索髑髏熱血擁書南面高卧北窓今而後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方今浙中差強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吊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也屈申寧在眉睫問哉不肖山築一椽半匝溝沼驅

牛兒葦蕩草種藥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又

今聖天子求賢若渴獨漏明公若使欄柄入手文武邊腹何施而不可此朝野無福耳薦舉紛紛應者亦紛紛昔范睢薦鄭安平安平將兵二萬降于趙睢又薦王稽爲郡守以不耿被族范老末後畢竟從恩怨起見不從國家起見也若管仲極受鮑叔之知不薦鮑叔爲相大丈夫心事光明磊磊落落門戶者聞之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可以愧矣扇頭詩 帝欲見公公不見蒙來求我我
何求竒絕竒絕欲懇書一聯懸懸楣柱望之望之近
作三篇呈教夢想之勤如盼導師未知八十枯木人
尚能望見真正父母否於邑

答徐鶴州

明公拮据淮上八載于茲非特積薪且勞薪也公餘
息之暇揭忠孝廉節以洗發贖贖者之手眼正人心
留聖脉厥功不小矣奉教後卽取南北史及南北宋
史畧補其餘若寬之歲月增補新舊唐書及釋官家
言覺著書無少遺憾且冥冥中不得罪于古人耳拙
叙并上請正長公詩如紳泉脩白石劍高清便當與
十七子並傳不恨不見思翁恨思翁不見長公也陳
希夷墜騾圖一幅奉祝天下太平之兆台臺謂臣子

陶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不思爵秩爲榮但求朝廷無事爲望名言哉

又

記客歲奉書以拙叙請正恨不進之 御座列之
儲闈不謂梁直指特疏採陳果如所願諸老紛紛督
刻不一載而紙價貴于西浙南都燈薪相續有千百
億化身便有千百億忠孝廉節其匡扶世教補助朝
廷功不在木鐸下矣長公力捍彭城能使猖狂大寇
東不犯齊魯南不窺 二陵小范甲兵小射風鶴一
登陴而勇氣百倍若天下將吏士卒盡如明公父子

之同心 聖人豈復拊髀而嘆息時事乎賜節鉞加
廩餼未足以酬厥膚功度且俯俞薦舉召對非時拔
爲方叔召虎之用其旦暮遇之乎願爾舍兄武庫經
笥已備而益求其備騎射韜畧已精而益求其精熟
腸以報 君父冷眼以覩時流八十一老人北望載
拜而效於明公之知己者止此矣

答朱曼菴

宗侯借重京口此非尋常任也自古守金陵先守揚
復守淮扼斷要害使不得自北而來窺不得自南而
北合邀擊有正兵設伏有奇兵上下窺探有游兵此
目前萬不容少亦萬不容緩者若請復 祖制仍設
淮上之鎮以扼于咽喉腹心之間不用勲戚不差中
官精選廉勇名將訓練忠孝重兵近則畜艾遠則徙
薪須與同心合膽計議而密圖之卽先質于元臣元
臣許可方可入告于 君父浪言嘵嘵無益也揚州

有三十六場一場有猛心大膽好漢今派爲三十場
矣往張士誠收之以扼朝廷今不當召募其絕倫者
以制虜寇及流移無賴之白徒乎揚州志書望一覽
閱細查或親詣彼處訪其情形故實得確當謀之當
事又在請復總鎮外折衝之精神也新作古爽雄邁
頗類元杜弟亦有和限韻二首附錄求正

答王念生

得二月廿八手書甚慰甚慰寇是撫局奴是守局此
大段綱領不能勦即不能撫不掃寇則不能靖奴此
就中先後着但寇之乞撫似真奴之求款非實也須
看得分明講得透徹痛快眉毛兵口頭餉豈容易制
其死命耶今天下不必求文武全才但求文武同心
如制撫道總是也又要求一部同心如大司馬左右
司馬以及僚友是也吾兄蕭然一室洞開重門端本
澄源信友獲上度且必然而無疑者又加以虛心

用人實心活人調舊兵募新兵兵多則餉多餉多則
有司之設處百姓之敲朴亦多若其寇來則決有一
條必來之路何不扼要而迎擊之寇去則決有一條
必去之路何不設伏以邀擊之今老師費財小如驅
蚊大如捕蝗僅僅以出境爲幸謀勦謀撫把柄安在
乎是不在職方在兩督撫耳調募之從違樞中爲政
勦撫之機宜闕外爲政撫之一字誰信而誰任之誰
始而誰終之惟千慎萬慎爲囑西有西將東有東將
北有北將南有南將用違其地不若因地用人此巧
與習之辨生與熟之分也邊腹將將莫要于此乞與
同心者訪求酌議何如因糧輸餉此捐助非加派與
開復何異方公祖清極矣苦極矣城事中寢吾兄功
德非淺調募減得一人省得一餉養窮民之膏血體
皇上之焦勞諒苦心已久何事多言第庸將專要
請兵庸醫專要多服人參有病者速斃無病者先貧
救時報國非吾兄又誰望哉

荅冒嵩少

往聞南宮之報拊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
為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胸無留事筆無
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
歌天臺見勵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
行曰孔明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荅方
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為延攬英
雄故耳君官大行無為登山臨水作賦吟詩措過半
生所至宜披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

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自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麼天臺公此時言下有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勉山之石乎緣來啓虛懷異常皆非面朋面友之套語也故不覺坦直以報所知并謝明惠

荅朱滄起

魚服入山不見一客陳義甚高直當于古人中求之讀扇頭詩并游記諸作思路精微筆力膽力識力直與少陵昌黎元次山並肩三老開山斧無人把握今付之滄起矣先師屢致意于和同之辨本之隨卦比卦得來今朝野好學語學步軍竟是奴非主是小兒非大人獨往獨來幸見吾滄起一豪傑耳故叙中稍發此意但老眼昏花多訛多落未能手書卽滄起目擊衰相能亮之也各相柄國雖不當引嫌自遠然引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嫌二字亦晚世同鄉之上藥不以三公易兩親亦不以三公易萬卷滄起安身立命無過于此人品詩文安得不與日月爭光乎暑雨濕蒸吾曹如坐炊甑中眼多暴熱前途小頓病愈乃行徐文貞公有詩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此言頗有一生受用不盡處以此養日并以此養望何如

與顧冲庵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故人也乃勸手札真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水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卽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

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荅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
白首不取廢北面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
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兄年壯志潔有廉頑起
懦之風不惜生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
來其功實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卽吾松魏公驥孫公
陶真榜樣也望之望之

答蘇成性

徐公鄭公方急明公如左右手乃有以他事相累而掣之肘者可勝懸切伏承遠役捧贖以許老師墓文見委名宦鄉賢有加無已儒謂此盛明之循吏老師則進于漢東西京之上真唐之二元兄弟也幸及今八十有二以一息尚存之時願展報恩在三之誼不忍辭亦不敢辭作一篇生死文字瞑目矣特畱來使草蔬一月始得報命不以龔黃奉指而以曾山次山配者極得老師在天之精神病床握筆老淚紛

陽春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紛若郡縣去思碑間史功德錄皆老師生平見而欲
嘔者也元次山集二冊呈覽明公必以不肖爲知言
海內有識者亦必以不肖爲知言

先生之書絕筆于此時臥病不飲食者旬餘矣震
元在山中見先生猶手書此紙改竄再三又旬餘
而易簣先生云一篇生死文字信然信然較書至
此潸然淚下門人吳震元識

與包心絃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臍天地
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
鼻吸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
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死一口氣不
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
人人不肯尋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
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
戽稍緩則水卽漏下此明論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

在且楞巖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又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近來文字靈之一字盡之寧國齊君求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獨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張無垢漢浦集不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己可以養人服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以通然寧負俸不負饑民借單一帑意亦甚佳但

米不足而借者多可奈何或借而又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布名多米而實實廩中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荅馮楨卿

其野老未嘗與明公有一面之識忽承遠書見訊神
交易虛懷難此夷門之願爲知己死也前日急在親
今義不能復後君忠孝兩言已得大綱骨矣嘆服
嘆服士大夫有門戶之爭故國家有門庭之寇京師
絳兵真是殷憂啓聖不痛不癢之紀綱便可變爲
百呼百應之世界奴去不足賀皇上精明神武真
足賀也目前修築殘破邊牆整頓殘破城邑招集流
移安輯反側定死難之卹典正叛逆之典刑然後邊

臣論功大臣辭賞磊磊落落蕩蕩平平擺成一篇
洪武嘉靖時文字朝野可以轉危而爲安 皇上可
以轉怒而爲喜也若門戶二字膠粘如故鵲蚌兩持
漁人起而收其利其在中涓乎中行獨復中立不倚
微獨人品攸繫抑亦國事所關明公鉄漢決不爲熱
地負之而去弟老矣每嘆守得一靜字卽天地鬼神
無可奈何况身外之禍福升沉哉一室豈無密友千
金不易贈言敢以此報名筆之惠

與岳石鍾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
撥雲霧而睹日月在先帝處分此事真第一得意文
章在今日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
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
快而不敢通書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

荅金稠原

盧生夢覺邯鄲且豁然得道况明公襍秩償金幾入
刀俎鼎鑊聞召還故吾魂魄至人不死何快如之要
非十分金剛堅忍力不至此劉元城斃睡如雷徐有
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
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真鐵漢今復見之于
明公矣頃堯舜當陽雪讒理冤者牘滿闕下明公
以事關係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
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忍字之外不別有
逍遙遊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
于墜騾坡上拍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不樂也公
論昌明環召伊邇台臺正苦橫來逼人耳

荅潘昭度

明公共人天眼作人天師說法中州大地震動卽一
疏一揭及蘇夏二公祠記浚除士風之穢濁洗開魔
隊之光明對証投機真世道人心之大藥弟今年王
年七十有二日與漁郎農大人偃曝茅簷何敢妄言
天下事但竊聞 皇上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擔當
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
于門戶獨任於門戶獨不和於門戶雖堯舜奈之何
哉幸而強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

入勝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聖
人把握中若得明公起而應之有召有對有君有臣
非大豪傑又誰望乎宰相無暇讀書山中宰相又無
福讀書讀書種子海內惟明公一兩人宇宙鐵擔行
且指而及潘先生矣願言珍重

又

東坡云中年以後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
近始得孫不見舍館大母念之不覺凄然承慰唁倦
倦感何可喻還書甘種領訖李燾長編北盟錄宋史

氏錄弟未有藏本吳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
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
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後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
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案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
唾殘潘耳三烈傳正類柳河東文字才識如此若以
兩朝實錄委之明公簡潔有法豈至作爛朝報也臨
楮三嘆

又

初聞昌平報警不曉是插是奴頃知就中確信非大

虜乃夷丁也昨歲有練兵于昌之議

上意欲兼

用夷丁足三千之數遂調保定忠勇營夷丁赴昌使
陳洪範統之時部科亦以肘腋之下不宜使異類逼
居而 上意已定竟不能奪今走保定者得非其
舊遊處耶流寇披猖小則如蚊大則如蝗而寒宗且
挾之驕蹇異常大約病根始于災荒賑荒全賴有膽
有識之郡邑長如王文成饑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八
字括盡作用矣若所屬不良有司爲萬口所唾詈者
拿問一二去貪墨然後可服人心服人心然後可堅

招撫此機竅必然而無疑者明公今之頗牧韓范也
其亦躍然于老夷門之言否若將士來不迎去不追
惟有寇梳兵篋之故習牢固于胸中而莫可破則精
治火藥暗伏于扼要處以待之來路雖多必有不得
不來之路去路雖多必有不得不去之路正用兵用
火之扼要處也兵以火藥爲可恃則穩穩可以萬全
戰雖不足守則有餘此專在明公聯屬腹心之將吏
以爲爪牙又犒賞善間諜善刺探之捷足以供驅使
而寇亦次第可平矣挑燈獨坐念無以報已知草野

國朝公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芻蕘狂率狂率

答錢彥林

先公遊岱之信真可痛絕往歲萬里孤征自是鬼神
祖考啓之翼之不然尺尺寸寸難于上青天矣記得
常州白公敞鄉丁公皆蒙先公百方呵護不作瘞旅
文此何等功德其他輿頌口碑出于士民將吏之啣
感者又何可誣也棍語無端實出意外此近來熒惑
下降赤舌燒人朝野何止于此雖一時未便請卹久
當自明弟嘗謂 朝廷恩典當多畱不盡以貽子孫
如今伯鄉會未嘗主考弟甚重之知錢氏後福尚未

西晉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四
艾耳弟七十九矣腰膝不能跽拜故遣小兒代薦誄
些以控血誠不日先躬叩几筵而後與御翁把臂也

寄王岡伯

昨見兄長安詩皆從丞相車茵王侯蓮花幕中得之
耳足下才情故勝想六十部紅綃助兄醉墨關右水
灌城版獨海外無知小兒呼十六州馬糞郎橫作虬
髯老翁態蒲團灰心人時時蹉足而起足下張髯如
戟班生秃管董子長纓此其時也孺林來矣以足下
爲北道主人而足下素飽長安侯鯖當不令東方生
餓謂沈家郎腰瘦如昨

答鄒愚谷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笥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
豈能復加雕琢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膽奇而大
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
兄弟之禮而敬獻芻蕘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
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游定不得
力蓋騷雅旣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奪則
德性浮矣目前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
洗發洞達肆力于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

願耳若千秋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衣鉢故在古宿有
云佛法不怕爛却也謹復遠命之辱

答雪浪和尚

昨擬枯藤怪石間消受一餉爲吳門故人相滯比歸
老母病目周旋藥裹不能遂鼓山中之展得手教曠
若會面卽奉法旨并致東溟公意于宗伯先生谷響
集是崑山中跫然音也不特碎金斷珪亦復佛法長
城勉奏數言糠粃前導上人如龍象而拔俗之韻復
似政黃牛端獅子擺脫絡索獨透本懷可謂教外法
王僧中逸民矣茅癩散之性亦復同調二十外當以
扁舟載香煙夕炤同泛于新荻高柳之傍吹一曲無

孔笛耳白羽扇奉寄穆如清風用障塵暑

答孫公菁

忠孝廉節萃于一門而護持諸喪并令姪成禮生還
有功于綱常甚大弟弟也義士也孝子也設靈一處
以便答拜守宿且城外屋小親戚又多還是不分兩
頭爲便若靈柩未起擇吉奉迎親友在前鼓樂諸從
從之重在迎喪不曰送殯將死者榮耀一番此念老
諸公之意幸再商之不必又汲汲也幡幢祭卓不儉
不豐之間如何如何言之淚下

與徐于室

老親翁攜令郎入山稱壽重以珍裘某適往青谿恨
不信信宿宿共攀 聖主太平之觴然非久可得面
謝 新旨快極刻以傳示不見 詔書者使之老穉
謳歌亦普天大慶事也令郎扇謹藏篋中書法端楷
真德門麟鳳故有種哉答允大約吾輩以素簡爲主
不帶一毫紈綺之習乃兩相成也切祝切祝山中寂
寥鷄酒以待

海嶽菴龍友卷

襄陽漫士畫白變或如南華或左傳瀟湘白雲海嶽
菴兩圖異于吾所見龍友此卷乃本師虛無漂渺開
生面不容筆墨弄精覓膚寸松煙留古研掃盡人間
險怪姿詩家高古誰能薦陳郎無所壓歸舟但有秋
光飛足練洞庭橘柚泖湖尊恨不相從去如箭何日
重來搜畫笥笥底買雷鞭黑電

余嘗題龍友先生畫室曰黑電軒謂其筆墨如雷
霆也今翻此卷贈效寅陳次公正類余所見瀟湘

白雲與海嶽菴圖耳龍友方有洞庭之遊次公歸
迎故題及之以俟龍友歸而補圖何如



陳睂公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九
議

縣總議

革方正議

惠桂二王祿米議

禁編審臨期推收議

禁編審奸蠹議

清花詭議

察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察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察絲綿折絹之故

察馬草豆料之故

察一條鞭之故

察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察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察青錄之故

布解事宜 北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淮兌議 附淮兌公揭札

白糧換船議 請改漕折議

倉穀庫銀議 勘荒議

儘荒議 踏荒議

禁遏糴議 禁抑價議

散賑議 田主賑佃戶議

糴米議 平糴議

積米議 貼田議

改折光祿米議 煮粥條議

通家王 陞

超之父較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九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縣總議

縣總一節止爲吳中賦額煩重田畝之推收錢糧之
出入縣官勢不能自察自笑于是設立縣總一名專
管數目原未嘗以合縣支應累之也及後增減低昂

多出其手飛詭洒派變幻無窮種種神奸莫可致詰
遂有僉點大戶爲縣總之議大戶全不諳練又不想
至縣中仍舊僱募積書代之弊作積書罪坐大戶此
利害之易見者也大戶一充縣總指爲奇貨合縣公
用及迎送上司使客夏程酒席送禮賞賜及公差犒
勞之費悉喚縣總支賠少有不繼小則呵詈大則鞭
笞既要日日答應縣官又要日日察理錢糧數目一
家之蓄積有限一人之精神幾何此亦利害之易見
者也又有宦家點僕代王充當又有富室幫閒挨身

奔走或用一而指百或用百而指千濶開帳目明欺
統袴指稱官費暗入私囊此又利害之旁出而不可
盡詰者也若十年之查盤千金之求脫又特縣總之
餘事耳今憲牌首革不許陽革陰用即考選慣筭書
手代充大戶深爲良法美意夫旣用書手必先搜剔
書手之弊使之不能朋比爲奸而後他年之大戶乃
不至炤前僉點此又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炤得松江
三縣每縣有緝紳書冊之田號曰官甲則宜立官甲
之總有歸并輳集之田號曰固戶則宜立固戶之總

有零星小民之田號曰民戶則宜立民戶之總三總
既分一覽具見如本總田地若干錢糧若干徵若干
收若干解若干放若干存留若干完欠若干官甲之
錢糧不明責在官總固戶之錢糧不明責在固總民
戶之錢糧不明責在民總彼不得那此甲不得飛乙
而要領全在五年方許田地推收始無紊亂耳向因
合縣之大止一縣總縣總之勞又止一人一人而或
僉及木偶不識字之鄉人及膏粱不諳事之子弟權
落積書之手禍歸大戶之家豈惟大戶即小民亦有

不勝其害者如荒區混于熟區舊欠混于新欠少欠
混于多欠是也豈惟小民即有司亦有不勝其累者
或錢糧之中不開起存起存之中不開緩急將徵完
貯庫正額銀兩扣除嘗例撮借雜放日積月累動欠
萬千夙逋由此而釀成有司因此而叅罰是也凡此
縣總諸弊付之積書則機括熟而易爲竇付之大戶
則積書全無干繫而其爲竇滋多惟將官固民三項
分爲三總除議工食外凡經答應上司皆有向來公
費錢糧不許分毫差及三總則三總既得悉心查筭

陞有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又不能朋比那移似亦該縣之大端大本也

革方正議

往年編審先舉區中方正報役最爲第一大蠹或假公濟私或挾仇報怨或賣富欺貧或恃強凌弱或曲庇親友或借聽家僮或受旨于鄉紳或謀克于區棍需索扇詐如鬼如蜮是百姓未得均役之利而先受報役之害也但炤田編役田有多寡則役有重輕役有新舊則年有先後即公正安所用之先出告示決不僉點方正以害鄉愚其在城在鄉市猶有撞太歲等類者許首出重賞減役其罪犯炤指官誑騙律一

體治之

語云三人言則從其二以其同而公也既革方正猶恐上不面審下不親認紛紛鬼報鬼應終無已時若將所定色役再三研審不時抽點五六七人或富或貧或老或幼或黠或愚或鎖之後堂或置之東廊西廊或分之案前案後將某區某保某人應充應豁應增應減寫單呈來智者不及謀謀者不及合取其同不取其異是不用方正而人人方正也是人人方正而不知誰爲方正也欲營求不暇欲需索不能欲暗報不及至明日臨時別生變化則衆役之偷心息而公論自出矣

惠桂二王祿米議

頃下部文惠桂二王祿米分派蘇松嘗三府依運送
府交納夫派米一千加耗有五百餘石車脚水脚有
三千餘金近則災邑難堪遠則復何底極松田瀕海
米色粗嫩從來有次白而無上白不派親王祿米此
載在會典可察萬曆四十三年曾派瑞王祿米糧長
控部大堂批云王米原屬蘇嘗何故洒派雲間移文
開豁此又載在部案可察今爲二王均攤三府使爲
松民者將所產產以供額則米不中程將因駁還轉糴

則臨時無米將派北運各船帶解則衆心不齊批廻
瑣碎將議貼批頭獨解則王府出納羣璫爲政非可
以理論恣禁其難更有百倍於部收者勒措不已必
至借貸那移顛踣道路生有破家之虞死無還鄉之
望長吏之催科受督考課被牽寧有窮期乎况每歲
解京粗布二線布三線布共十萬有奇二百年布縷
之征旣以松江獨任其全則目前邸祿之派亦宜蘇
松各分其半故瑞府千石立蒙部免而糧長之援例
哀求非無據而云然也若賦額之繁重遠餉之新增
三郡相同未暇引瀆伏祈細閱會典吊察部文特爲
荒邑疲氓主持控之司農撥之隣郡使地方旣有更
生之樂長吏亦省期會之煩矣

禁編審臨期推收議

民間買賣田產推收過戶辦糧當差法非不善但行於編審之時恐以炤田而定役勢必逃役而推田或囤戶散爲小戶或民甲收入官甲飛酒詭寄鬼捏花名徒益絮煩無押編審况推收則于該房有費于畝書有費于攢造冊籍有費而奸人乘機作弊變亂成規專借推收鞦葛之時以藏不可窮詰之實今當先禁推收官甲歸官囤戶歸囤不許推落各畝以滋煩擾

禁編審奸蠹議

往年報役僉役之弊區厝奸人及公門員役靡不鷹揚虎視騙詐萬端詐不遂意縱田少則曰積金不積產錢神有功縱田多則曰外有餘內不足或挾仇以報役或親故以隱瞞甚至無戶無田者或捏黃冊鬼名而云是彼原籍或借白冊他人之田而云是彼親寄一役陷及百口莫辨冤哉冤哉至于上官僉役未嘗不苦如富豪之家托人營免即青襟之輩蠅集乞哀宦家僕戚恐涉狐鼠之嫌區中刁猾每生告訐之

擾問之左右靡非賣法之徒反之中心原無聞見之
實悞僉一名今一家有破亡之慘輕縱一名致一輩
有污蠱之謠是役若待報報必不公役若待僉僉未
必當也今如有舊役積棍根連株引借編役爲奸平
日旣武斷鄉曲臨役又指官誑騙下則搜訐一鄉隙
萌上則伺察官府動定百計射利恐嚇小民者訪出
計贓治之

清花詭議

華亭賦煩役重皆爲役法不均花分者多逃于固戶
之外詭寄者多藏于官甲之中如南北兩運細布收
銀兌軍二六輕賚光祿公侯等差解大戶不點點及
中戶中戶不點點及朋戶或罄家產賤補或鬻子女
賠償或稱貸京師流落不返或監禁獄底控訴無門
察盤則累及子孫變賣則攀扯親故民當今日譬如
魚遊釜中奄奄待盡而富豪奸猾之徒坐擁膏腴明
逃花詭有田連阡陌而一差不及者有白首豪華而

一世不役者有膏梁子弟倚勢奴僕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而耳中不聞役之一字者及見里排藍縷則反欲訕笑其人每聞大戶破家則反欲謀吞其產苦樂不均莫可言狀役法至此豈特爲民父母者之憂實亦賢士大夫拯溺救焚之一會也今奉都院憲牌凡有將田詭寄官甲大戶鬼名花分者限二十日內從實赴告首明歸正如有逡巡觀望而爲他人首出者即奉憲例田產一半入官一半給賞本犯依律坐罪決不輕貸蓋行法之初全在信賞必罰而積弛久玩之後不得不重處一人以令衆人無虐鰥寡無畏高明惟有三尺從事而已

士宦寄田原非得已以親及親以友及友以僕及僕寄戶之田旣多則當役之田自少勢不能不爲限制非特憂恤小民亦使賢士大夫反得藉口以謝親友耳今優免以外截田當差詭寄之弊不清自清但士夫果係田少不妨炤數優免以彰清德而奸民規避百出反移彼宦免外之田以足此宦當免之數一起一伏忽合忽分其次各學生員亦

往往有之是詭寄之中而又寓花分之巧弊也官
甲以前日書冊爲據此後不得毫有增減那移若
有詭寄不即首明者將此田永爲士夫恒業定限
十日歸正無得仍前玩視以貽後悔 官甲詭寄
易明民戶花分難明清察旣不能周舉首亦有未
盡先事而發焉知不屬乘風後事而陳焉知不爲
下石莫若以五週年舊役冊籍合區喚審自相攻
擊某有田已闕應充某役某有田未闕應充某役
某人消乏應減某人興旺應增區有大小亦有荒
熟荒區之租視熟區半收荒區之田視熟區亦半
值闕戶多者其區實闕戶少者其區耗闕酌變通
稍有權法如父母之于子或量其食之飽與不飽
又量其力之勝與不勝此天理人情之至而彼此
較得其平矣

察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管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王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察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

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反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察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

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闕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察絲綿折絹之故

陝西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蚕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察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觔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察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炤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今北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西華公外生集 卷之五十九
察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加如故其筭數

在縣總那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察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吏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吏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下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

陔餘叢考卷之五十九
釐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炤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槩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察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釐曰毫曰

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筭之甚昧于心目惛惛悶悶得無爲驪龍一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察青錄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錄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

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炤事畢停止此青錄之所自始

布解議

察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疋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濶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

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疋加贈銀二銀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卽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迴已銷

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向來二三年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聽驗印解布祇油紙包索舟車關閘掛號銷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厨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僱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况

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管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一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

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劾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旣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濶白粗布濫惡稀粗北人最所厭弃若炤原價三錢

西晉書卷之五十九
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
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
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
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
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
不易之定論乎

布稅議

普天下男耕女織大利也一夫不耕則或授之饑一
女不織則或授之寒大害也米粟勿論且以布縷之
利害陳之凡數千里外裝重貲而來販布者曰標商
領各商之貲收布者曰庄戶鄉人轉售于庄庄轉售
于標其泝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于九邊
以清源爲綰轂出長江之口徑楚蜀而散于閩粵秦
晉滇黔諸郡國以蕪關爲綰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
麋集舟車負載晝夜馳驚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

也 國初至 神廟時蕪關諸賈皆有筭而布稅獨免自崇禎三年以軍興多故不得已始有議及者科臣頗言其不便奉有 明旨無得借端擾民其槩從寬政如此自六大商之說起布稅乃稍稍加額各商倉皇幾至罷市大抵統綺文繡不知布素之堅牢安坐而談不知轉輸之辛苦持籌而筭不知醞釀流弊之多端夫亦有以三難五不可四病聞之當事者乎一曰種植難二曰織紝難三曰貿易難木棉非高原不產然烈日則憂其槁疾風則憂其仆霍雨則憂其

浥爛一日不鋤則草竊之一日不捃拾則狼籍委地而色變此種植之難也寒女窮嫠支機弄杼炎天揮汗寒夜飛霜汲汲皇皇日不過三丈而經緯紡軋之煩又在其外此織紝之難也牙僧有乾沒行戶有挂欠官府有供應道路有盜賊風波此貿易之難也何謂五不可布必網或非珠璣可挈而懷也南僦船北僦車防護則僦人夫寄頓則僦廬舍步步皆費節節皆費更以稅困之商何以堪其不可者一布成于花而木棉有稅色成于錠而染錠有稅其他漕艦欺凌

各關畱難刁頓之苦不勝應亦不勝書其不可者二
行商運貨旦而聚暮卽掉臂而去之若蕪關清源則
坐賈也居貨居停與受壓等諸雜徭冗役亦與齊民
等議門攤則派銀議鄉勇則派丁議增城堞濬水利
則派工食其不可者三布一疋度價可三錢取息僅
以釐許計若加稅不已子錢減母錢虧誰爲利往誰
爲利來其不可者四且稅非獨額入而已也一費出
百費俱出有吏胥之勒索有皂卒之恐嚇有明加暗
加內索外索之常例甚而無故之坐罰無端之入官

法愈密弊愈多困亦愈甚其不可者五處三難之地
值五不可之勢而稅之不已是生四病夫布易金錢
金錢易布冀取刀錐自潤耳挾多金而不得少利必
將散而他之是之謂商病民間無他業仰布而食者
十室而九一不售則抱布入市不能得銖錢斗粟比
歸而一家哭矣是之謂民病染坊工作及往來傭販
藉商以糊其口不下千萬人無所用之則弱者立槁
强者且散爲無賴白徒是之謂諸色病內而中原外
而九塞能裸而耕乎能袒而戰乎農不得衣食不足

兵不得衣兵不足是之謂天下病如此則布稅之宜
輕不宜重宜仍舊不宜新添似無待其詞之畢而惻
然動護持根本之思矣予八十老人生長吳中習知
曲折松江向有細布之役一充解額身家立破往歲
奸民欲嫁禍于標商識者爲之條議曰商非土著旣
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僉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
標散而各鎮之布庄亦散足婦洗手而坐染工攘臂
而呼其流禍可勝道哉直指趨其議上疏遂寢標與
庄迄今安全而無恙陰功不淺矣如黃嫗自粵入吳
教民以木棉織布此布中之先蚕后稷也法宜建祠
尸祝之容題數行以請

粗布議

代

華亭縣爲仰遵朝廷蠲免之恩敬陳粗布徵解之苦
懇乞量議題折以救窮民事炤得華亭歲編梭布一
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粗棉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
五疋每年梭布雖係全完而領解者身家已盡輸納
者皮骨無餘前任知縣章設處轉詳每年帶解粗布
一萬疋其餘民欠難追止將墊貼銀二千八百八十
一兩零抵充遼餉減省槩縣加編載在賦役成書可
攷職于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奉文自天啓二年

至七年帶徵十分之三崇禎元年後發單出示催納全完功令森嚴罔敢刻緩顧水旱風虫洊虐十室九空之時現年梭布正供猶恐逃亡莫措况歷年世遠人亡之賦乃欲一旦取盈財非天降役豈鬼輸近奉撫按院欽揚 聖德加惠元元頒發刻單分諭鄉城小民自崇禎五年前凡一應起解存畱錢糧未完者盡行蠲免浩蕩 皇恩歡呼傳播已非一朝一夕矣續蒙部文到縣復行嚴催前件粟米與布縷兼徵梭布與粗布並解卽粗布一項之中新派與舊欠通逼

全納追呼則饑饉載道敲朴則哭訴滿庭况今寇警震隣人心蠢動萬一激而生事將來更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梭布解戶之苦業已賠累監追輕者變房鬻產甚者破家亡身豈堪更加以粗布之併解疊役哉卑職反覆酌量仰體當事爲國爲民至意議將六七兩年荒額并五年以前赦免之布懇賜題蠲自八年爲始以後每年起解粗棉布二萬疋此外萬萬不能復徵卽能徵矣亦萬萬不能復解今議改折實計布價墊貼該銀一萬八百二十一兩按季隨金花差

官搭解既不違十分全完之 聖旨而又可寬東南力盡之小民似亦上下通融而無碍者况南方粗布稀疎而北方布疋堅濶其美惡易辦也南布每疋筭扛解舖墊銀三錢七分四厘北布僅止二錢有奇其價之貴賤易辦也印驗則使費艱辛搬剝則水陸跋涉何如折布易銀聽憑給散自揀自買利軍利民計無便于此者華亭如此上青可推懇乞 老大人俯推一腔感格之精誠以救三縣孝順之百姓未敢擅便

北運白糧議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嘗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 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僱船僱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察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

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
年水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
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
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旣足又即付之
水腳價船戶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
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
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腳價方公祖又例行
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

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
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盍行就近附
近畧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
中千石即解楚中 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
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流而逆
溯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
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臺李公在漕一時
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
䟽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

亦在此一時也 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
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嘗可乎

收兌議

收兌者糙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繇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

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 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 一察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

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卽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

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完完當報也某船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 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攬掇爲強軍之向导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

乃始釋放管年嘗行之矣 往年收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蓆楞木有費僱募斛手有費僱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旣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

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
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
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
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捨收有先賒
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
不捨不賒且并其捨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
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
價日踴賒價日多米不能賒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
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區收本

區行區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
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
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捨收賒串此亦清弊竇之一策
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
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
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
如嘗鎮蘇松自相戛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
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
受福不淺矣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逡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爲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

短運而竟爲長運之漸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
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炤顧倉以內不能炤顧倉
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
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
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曰僱船而且訛曰捉船惟
有搖手裹足相戒莫前且先爲京口嘗蘇截留又將
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於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
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付之皂快搜求
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捨貨立

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雜出不可
詰問矣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地方激
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有船
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千
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顧
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
其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
有守令持平尚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
強軍凡踴斜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

耗不已而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羣羊而當餓豺狼屬饜有幾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充或米到而船不修或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耽延本欲通而反壅本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即以蘇松言之爲漕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愕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知也何如停寢淮兌察回空趕回空仍遵 祖制以免車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即後日且無民運代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附淮兌公揭 代

仰惟台臺護 陵護京護漕殫心竭力造福于江以北江以南功德已萬萬矣近傳有創淮兌之說者曰旗甲僱船糧長運米官民間之不勝駭愕而議不出于朱老公祖也夫軍之行糧止有此數若取給于定額之內則損削不堪若增添于定額之外則加派不肯將使軍任之乎民任之乎議論叅

差文移往復又不知擔閣幾許時日矣即使有銀
僱船船價未必交足商船則避匿不來民船則恐
怖不出其勢必至于搜求封搶爭鬪百端倘有激
變是使軍任之乎民任之乎又不知擔閣幾許時
日矣今淮揚之商賈皇皇不寧流寇之去來紛紛
靡定而豈容漕事復爾掣肘乎小則觀望遷延大
則窺伺邀截此關係國計安危時局禍福實隱恐
而未敢浚言者也曾天啓末年漕璫李明道曾以
淮兌劄議賴諸公祖合謀力寢計安江南而大要
以察押回空最爲喫緊第一着不許官弁歸家不
許停泊買貨已到者隨兌隨開未到者催集水次
旗甲無僱船之另費糧長無驚擾之私憂不然有
司米已足矣而專待運軍不來運軍船已具矣而
反僱募小船不得欲通反滯欲快反遲變動漕綱
誰執其咎乞台臺轉達總漕潛消力寢惟朱老公
祖可以遵守 祖制可以急解倒懸故某等合揭
上請懇求意不獨在棗梓也曷勝仰盼惓注之切

白糧換船議

東南財賦糙糧軍運白糧民運糙糧爲九邊設也白糧爲六官百官設也軍運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之船則民自備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爲漕綱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遠供重役鄙俚村賤人人得而侮之經各衙門處處得而抑勒之需索之其艱苦情狀望軍不啻天淵矣近聞當事者欲將白糧大船改換小船利在輕而速也糧戶聞之曷勝驚愕蓋小船脆薄不能乘風破浪一也猝有

寇警船小夫寡不能奮勇當先二也糧長僅僅一人顧此不能顧彼顧首不能顧尾既有偷竊之虞又有行格之勢三也旗軍故將已船撞擦民運之船微有損傷蜂攢鴉擁搶詐百端非厚償不肯釋放非重價不肯入幫小船遇之魚肉更甚四也大船不肯還已募之錢小船又欲昂新募之價官催愈急工食倍增五也前船後船一時擠軋雖有部運押運只得無可奈何道路爲梗欲速反遲六也以上諸苦糧長相對攢睂旁觀惟有捫舌若得與漕使者及大司農撤底商量抗疏上聞雖無及於目下實可救於將來便國便民莫切于此

請改漕折議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禁但時事多艱拘攣當破于此而議賑則倉庫空虛于此而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似可請折漕糧每石輕齋箬板過江水腳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盡數改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留存地方者可知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察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察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兌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例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當道援例乞恩亦救荒之最普者若改折以後復請停徵雖是寬中之寬恩外之恩但今年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于目前而筮楚于日後不惟難爲百姓抑且難爲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倉穀庫銀議

各府州縣每年額積備賑自三十七年散賑外續有積過若干奉文支解若干存留若干此在倉備賑之穀也
備賑之穀有出陳易新之說自三十七年散賑外續有庫貯若干奉文支解若干存留若干此在庫易新備賑之銀也

以上二項先要委官清察在倉米穀倒倉盤驗在庫銀兩逐封秤兌見存者果否足數支解者有無

陳魯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四
侵漁今不知此項可行否

勘荒議

得錢做荒使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畝里排
開報得分明畝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
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畝爲熟畝某畝爲荒
畝一畝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印鈐記
訖然後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畝則寬又然
後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
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即
是上貧之饑民也種田半荒者即是次貧之飢民也

得一圩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畝不敢欺矣得一畝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毅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蘇次叅任灃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今典押將縣區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使鄉司抹來叅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叅驗故不簡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儘荒議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
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
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
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
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
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
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間
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

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既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蓋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也 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混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於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

踏荒議

夫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 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後輕輿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禁遏糴議

夫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遏糴隣亦妨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不若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蘇軾云熙寧之災傷本緣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

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糶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
所得食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
稅課利皆失其舊

禁抑價議

夫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
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畧有頭緒矣然後
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
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
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糶而
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
不出販米之商聞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
禁之道也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損之
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穀
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市估遂
平民賴以濟

散賑議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
叫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
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
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
莫如晴明上城安排布置每岳分作十甲第一甲以
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飢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
城壕靠立飢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
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轎前挨次分來散過一畝又是一畝散過十甲又是
十甲飢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亦以此爲次第
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即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議

察得華亭田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放
佃戶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
共計米三萬九千即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即使
官販有如此之捷速乎即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
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
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
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
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糴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
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今不知
此項可行否

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鄉村又不能確定災
傷之重輕與飢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
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
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炤依前議
既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
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亦爲當事省焦勞之

萬一也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亦惟與田主情義
聯屬最親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其休
戚萬萬也若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
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
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
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
多田富戶獨不思田多則易于轉移人飢又易於
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
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由吳越

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雖然爲富不仁者見年歲荒歉方思與佃戶追索
租債或准折子女或抵償器物而乃以周恤之說
進吾知必掩耳而不受也悲夫

周世宗亦謂淮南飢當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
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安在責
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穀種當識此意名之曰貸防
其濫請之弊耳

糴米議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爲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
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
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糴米不如使大戶積米使大
戶領銀不如使高鄉熟區大戶但具結狀如願糴米
者領銀若干遠販若干如不願遠糴而願積米者即
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
取結狀是與印冊訖後日價踴原炤前價平糴幸而
價不甚昂亦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境內之

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糴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遏之遏不糴之糴也揀選大戶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糴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尅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遏我糴彼遏彼糴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八十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積米乎糴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范忠宣公云大戶巨商不願領官銀而願將已銀從豐熟地方搬運糧食者許具呈給領關文前路一無阻撓販米既多本境饒裕此不勸而自勸不平而自平亦積儲之一法也

畢仲游在耀州多揭榜文張大其數曰郡縣遠販客米數十萬石將到地方矣又示曰官糴官米數十萬石又將給發地方矣于是境內積米之家惟

陽春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恐價減一時盡出米多價賤人甚便之此所謂以
虛聲賑之者

平糶議

古嘗平倉有散法有收法故平糶得而行之今官糶
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
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
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
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
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鬪爭或聲
言以臧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
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若不體帖設行則區處錢糧之艱難遠販糧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慎之慎之直待舖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大戶平糶飢民此東坡所謂壓價之說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積米議

積米守城凡有身家者先已慮及此矣若揭示明文疑端易起有疑報官之後不許販糶出城者有疑州縣留爲賑荒防亂之用者有疑米屯一處強梁詰門求借借不得而搶奪者此人情揣疑之所必至也今但聽其積之私家而不積之官倉聽其積之城內而不積之城外聽其時價而不必抑勒其平價減價若平價減價大戶閉廩不出客米聞風不來太上因之畢竟是荒亂中策若昂價招來此可行於大荒之後

而不當行於積米之時也

貼田議

貼大役不如貼里排貼銀貼米又不如貼田蓋銀米
有今年貼而明年不貼者有之有民戶貼而官戶不
貼者有之惟以本畝田貼本畝後輪畝輪甲助絕助
荒既不入額內之征又可免盜賣之弊此良民踴躍
願出亦良司牧所當行之舉縣專救里排之積困者
也

改折光祿米議

江南賦煩役重莫過浙直如白糧始于高皇帝定
鼎金陵即近取之蘇松常嘉湖五府合天下之大不
知有白糧之役即合天下官民不知有白糧之苦也
今岳石鐘上疏奉旨改折光祿酒米之半據改折
餘銀不知小民得樂沾實惠否又如停免內號織造
停免則錢糧自然免派不知小民得樂沾實惠否若
朝廷有浩大之洪恩而州縣不減分毫之舊額奸胥
蠶食其中印官未及磨筭此應行之撫按造冊解到

戶科戶部明白確查者也

煮粥條議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巳之今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飢民精神既分事
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
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
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
管井愚聶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
少遮欄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

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土竈不如磚灶

土竈齷齪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粥蓋水缸等
項卽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鈴擔
桶淘籬簾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執事不如選用飢民

選用飢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
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
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糲粥不如米粥

往時糲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飢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決以白米爲主

一草柴不如木柴

官旣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爨餘炭可以煮茶日逐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望空閑者卽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攜歸管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飢民旣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卽貯缸中遇老卽發蓋老者尪羸不能久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待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卽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攝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巳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

屯聚後留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飢民

丐流溷入飢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飢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千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一 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 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慙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 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插和無插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看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飢民亦且心服管郡侯曙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余進飢民粥三碗小菜八碟欣然食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尙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五十九
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人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九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六十

議

齊心帖

備倭議

閩海議

塘長議

禁亂議

調募議

鄉勇議

禁張皇議

寒審議

詞訟議

吳淞江議

許墅關議

漕漕扼要議

漕運扼要議二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六十一
場漲絕田議

金山衛議

安奢二酋議

門人朱履升

貞借甫較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六十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齊心帖

普告齊心百姓齊力討逆事內中國外四夷本乾坤
向來之界限叛君親倡盜賊真鬼神不赦之元兇
孔有德起自遼人勾引胡虜昔年漏網新城今復揭

竿東省自德藩宰相以及有司士民自府郡州縣
以及鄉村市鎮無不橫遭焚劫明肆淫污擄掠財寶
堆積如山在一人豈能挈之而隨行在一方豈能戀
之而長守財多必奪下聚陰謀淫極必昏鬼來索命
孔賊之死期近矣聲言南犯實欲北歸有識知機何
不撥

從正之良心何不尋思趨吉避凶之活
路陷在賊中者自拔投誠不在賊中者公同聲討或
斬首獻于闕下或生擒送在軍前或邀擊其飽歸
或截斷其輜重孔賊財寶恣爾取之孔賊幽閉子女

聽爾訪其家還之快心爵賞懸自朝廷唾手功名立
酬豪傑上雪君親祖宗之憤下報婦人女子之讐
休容虎兕出柙最忌燕雀處堂敢告普天須至帖者

備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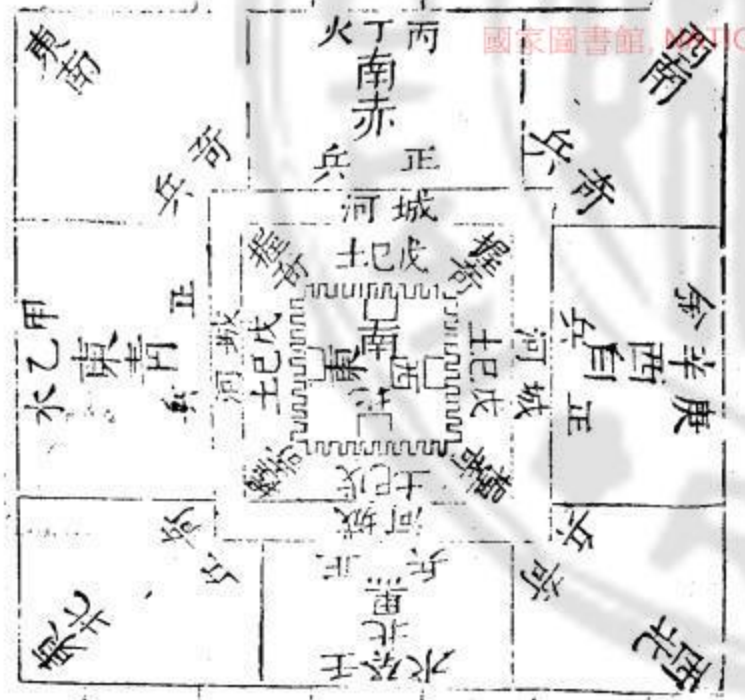
三軍之事莫大于賞罰無錢穀則不能賞無事權則不能罰賞罰難行則戰守大計何可輕言且古所謂清野之法可行於江北而不可行于江南海防之法可以專屬之將而不可專屬之有司惟守城一事此守土之職而亦百萬生靈之所寄蓋救時之急務也先列于後

一守城宜守于城外而不當獨守城內

往年倭寇突至謹閉四門惟以兵浪戰而不以兵

嚴守蓋其患有六不通樵採市價湧貴一也潮汐
 壅塞井泉乾枯人馬盡竭二也穢惡日積疫痢日
 多三也外者不能入有扶携涕泣填踏拋棄之苦
 內者不能出有混襍穢饑寒露宿之悲四也僅
 守城圈其城濠而外悉委于寇使寇得以焚劫盤
 據窺伺偷襲火炮箭弩容易薄城五也畫城空守
 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目不解援兵不至則
 我坐守以待斃釜魚籠鳥內變自生六也夫不言
 六患不足以見守外之利兵法曰善守者守于所

攻之外愚常竊倣八陣圖之遺意變而通之以爲
 守城之策圖列于後
 奇正相生戰守互應
 或遊步遊騎以爲巡
 探或水路陸路以爲
 疑伏此又別設于八
 陣之外者也



八陣之法始于黃帝之井田大將握奇居中東西
南北四正面爲正兵合中軍而爲五所謂數始于
五行也以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角爲奇兵合正
兵而爲八所謂變于八卦也其制如此今以城爲
中央以黃色兵繞于城濠之傍此握奇也以青色
兵屯于東方一二里之要路以白色兵屯于西方
一二里之要路以赤色兵屯于南方一二里之要
路以黑色兵屯于北方一二里之要路此正兵也
于西角空處又以四隊各分色號屯之此奇兵也

又以游騎游步以爲巡探又于陸路水路水草丘
墓樹屋衆多之處以爲疑伏如賊攻東方以東方
正兵當其前分中央握奇援于後又分東南東北
二角兩脇接應夾攻之况又有水陸二處伏兵設
疑以搖其心如賊攻東南之角斜來以東南奇兵
當其前分中央握奇援之後又分東方南方正兵
兩脇接應夾攻之况又有水陸二處伏兵設疑以
搖其心三方倣此如四面夾攻則正兵奇兵互用
游兵伏兵互應其道端在紀律嚴明訓練閑習別

之以旗幟明之以金鼓伏之以箭弩震之以火藥
有時歛之以示虛有時張之以示實有時要之以
險有時躡之以歸賊雖梟勇必無薄城之理矣至
于奇正屯扎游伏聲援必先相度地利使水陸可
以接應血脉可以貫通又在平日之豫講耳若更
有餘兵或更有援兵不妨以此法重叠變化遠扼
其要津也請以守外之十利言之我兵八面繞城
去城一二里許則八面之兵卽爲無形之城其內
人民廬舍可免焚劫墳墓可免發掘一也時啓本

關以通潮汐二也內者可出外者可入不過從容
稽察三也寇之雲梯火具不得近城攻擊亦不得
穴地道襲我不得探聽城中虛實消耗四也兵勢
循環連絡則心膽實脚步定來則可拒去則可追
五也百物旣通民無饑渴可免城小人衆之憂勢
孤內擾之變六也外有犄角之兵則城上只須父
老子弟更番守垛可保無虞省費省力七也援兵
外來得以策應八也萬一我城忽然傾毀賊卽外
逼可以修築九也賊之攻城不過數次且守且戰

賊圍易解十也夫守內之害六守外之利十其辨
易明向來守土者未嘗講此誠能講而求之不特
可行于華亭且可行于他郡他邑頒示教場預令
操演一時有寇庶有明效其爲萬萬生靈造福甚
非細也

一預備修城之料

夫詳于外而畧于內緩于無事而急于有事非策
也大抵城當寇時人馬多則易毀陰雨多則易毀
火砲多則易毀寇逼于外城毀于中若不預備物

件一旦撤之民間則人情惶惑易生變端如竹木
灰磚沙石及築城土板等項皆宜官價買備在城
若果寇來城圯卽時可修幸而永久太平卽以此
項修城或以此爲察院府縣各衙修理之費未爲
不可至于松枝代燭一枝可代五燈寇至用以夜
守寇不至發之民間用以爲薪未爲不可又如灰
眯鐵籠畫皮滾木石砲蒺藜鈴榔旗幟等項皆令
民間預辦以待不測固非過費錢糧亦非輕動擾
民也

一不憂外寇而憂內變

夫流離避難入城之民非擔則負人衆食少何以久存昔十六十七年水旱灾荒之時饑民聚衆而叩富人之門幾釀大亂雖一時撲滅然不肖者爭奪之心已伏于此矣今萬一避亂之民復如前日故事連袂攘臂先以言求後以衆奪豪富之家與之不能繼過之不能禦以饑寒之勢濟之以忿怨之心何所不有往嘗守城用排門夫以家之貧富出夫之多寡今莫若免用排門使應出夫者顧募

在城流離之民上城輪守或給之以銀米或餉之以飲食籍其姓名以便查考使應出夫之家長督之其未輪守城者良有司以溫顏好語慰其疾苦憫其死喪以鄉官富室空閒田地借其棲搭城門時啓便其往來則變不生而城可保矣

一防城中火起

夫城中人民衆多烟燧苟且往往易生火燭亦往往有奸細伏在城中故意起火守城者奔救則賊乘間而登不可不慎須要平日分定坊隅編立保

長小甲各色各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鉄鈎麻搭
竹梯釜鋸每一坊隅火起卽以本坊火甲揀之不
得亂攘守城兵夫各顧塚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
離次若有離次喧嚷者若本坊火甲揀援不力致
有蔓延者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悉以軍
法處治

一濬城濠以築欄馬墻

夫城濠貴深貴濶所以保城禦寇也其所濬之土
與其置之無用莫若于沿濠居民之外挑土堅築
欄馬墻高六七尺內多畱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
鳥銃每城一面另募敢死士百人各執利器潛布
在內賊夜攻城必渡濠踰墻而入內藏伏兵鳥銃
箭弩伏以待賊之必走矣况外八陣內握奇之兵
又有接應者哉

一團練城堡以保村落

夫城中村落皆我民也爲城計而不爲鄉計則賊
寇叵測稼穡廢事故古人有團練鄉兵之說然團
練鄉兵必以城堡相爲表裏夫村中富室豪傑在

在宥之其衛室家保妻子之念亦家家有之其團練城堡自相爲護之念亦人人有之但有司往往將此輩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良可痛恨合無曉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有智勇者聽其團練有財力者聽其築堡既有堡城以衛團練之民又有團練以衛堡城之勢而又于各村鄉鎮要道連絡之間高立墩臺庄墩臺以便聲援則賊來可守賊去可耕或或絕奪其輜重則鄉民既有賴藉而

角矣查得嘉靖壬寅廣東道御史屠仲律奏請各鄉有能團結鄉民建築城堡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軍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閭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給賞優恤之此亦制賊上策也兵部覆其議詔先行之若復循此法舉而行之一則可以省客兵一則可以省官餉一

則強橫之民不至驅而爲寇一則顛連之衆不至
填而爲壑一則寇之長驅者以有所阻而挫其氣
一則寇之聞風者以未必利而緩其鋒一則屋廬
不至毀焚一則稼穡不至拋曠此所謂非堅壁而
自然堅壁非清野而自然清野者也

一處沿海船戶以衛險要

吾郡自吳淞之南石皮勒五墩四團滌闕曹涇青
村高橋柘林大門張堰金山嘴等處一帶三百餘
里沿海居民業靠漁樵大戶出船小戶航海恃海

養生甚致巨富船有圍漕雙桅火棚之類及百餘
人向俱私隱近半編冊此輩入船緣無港門通海
收入內境又任外洋風濤之險習以爲常視雲起
便知風起何方觀星斗則便知船收何處沙清起
伏諸山向背皆其熟遊如視諸掌今當于大戶之
中選其材德兼備素所伏衆者授以名色給以衣
冠免其差役遇以禮貌令其統衆以防有警或焚
擊賊舟或柵住港口止令守禦本境勿得委調外
方并諸繁差騷擾之法俟防守訊畢復如平時以

杜他釁此與鄉村團練城堡水陸並行者也
一行保甲以慎奸細

夫鄉城有防禦水陸有捍衛所憂者賊之奸細耳
故保甲之法不可不行須沿海船戶及腹裡與城
郭鄉鎮去處逐戶挨查每十家編爲一牌如舊法
行之若來者踪跡可疑把門官紀其出入令其一
二兵快從其所止看其所幹何事交付歇家明白
事完日帶領仍從其所入之門出消其姓名以便
查考如有遷延不去及隱住寺觀娼家潛伏幽僻

之處者如有身帶短刀潛入探聽者或裝僧道或
裝乞丐或裝簑笠農夫或裝巾帽婦女者或異鄉
村中海邊之人來城寄歇投任者或公差使客卦
命商旅者或私收火藥軍器者或謠言惑眾者倘
挨眾入城或潛散入各鄉團練城堡及船戶等處
者須要一一覺察果係奸細送官嚴審查其來歷
一家不舉十家連坐但亦不可假公濟私乘隙害
人如此者亦從重懲治

一查漁船打生船以備用

夫漁人生長于水不懼波濤之溺當于河泊所查其細名復令漁戶小甲從實開報選其膂力過人情性乖巧熟于水性者親驗得實收錄恩養記名府縣此輩不必操練兵法惟教其火器而已平時仍聽其自捕漁爲生臨事之際使其設伏臨險出沒波濤鑽船毀柁斷纜拔锚沉溺賊船非此輩不能奏功也

一 搜訪各營各哨驍勇

今上不知將將不知兵以致豪傑果敢之士抑鬱埋没于行伍士卒之間而不能一露其奇須令總兵叅遊把總指揮千百戶總旗而下于各營各哨拔取勇力過人武藝精通韜畧諳練火藥機巧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登記花名送呈各院不時吊取面試如果不謬則薦者平日之訓練藻鑑可知量行旌賞其所薦之人或拔爲哨長或命爲教師或集爲親兵或選爲上將則豪傑脫穎而出無不敢死爲國家用而怠懦者亦知所鼓舞矣卽寇雖未至亦駕馭英雄之術也

一討地圖

夫倭性鷙誦善用伏兵我兵地利不熟往往爲其所陷須令府縣討鄉城要害圖兵官討海防衛所及賊水陸進路要害圖無事則可便查考有事則可備用兵皆今日所當預備者也

一錢糧

夫錢糧如奏蠲勸助折色借支存留協濟等項軍興未動職有政司不敢妄議

一兵部重督撫而不重司屬重兵備而不重江防海防等官亦非萬全之貽謀也愚以爲司屬之官當于沿邊沿海地方擇其有才識者爲之蓋身家之慮旣無不與而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奏報之虛實功罪之是非皆可以一問而得矣至于江防海防同知千將領最密而于三軍最親每選此官須本部移咨吏部精選素有才識者爲之撫按兵備不得委之詞訟惟令端管巡視稽查及一切軍馬錢糧蓋信任專則精神出闕歷多則韜畧深候至兵部員外員缺又可特拔補用而無新進不諳

之弊司屬之在內久則出而可以爲兵備等官海防之在外久則入而可以爲司屬等官如此循環作養歷練老成雖他日軍務重寄亦何患于乏人哉

一三軍之命專在口糧今有司不肯追并將領無由支放或分作四季或連隔幾月軍士只得借貸支吾倍利償納妻孥坐困衣食不充雖使孫吳訓練豈能以此饑餓之卒信賞必罰哉大抵將卒之氣互爲盈虛將氣歉則卒氣驕故按月放糧雖若老生之常談而實振作之根本此須兵部考成于撫按撫按考成于府縣而今兵備海防等官預先催討儲畜以待每月支放之用如遇縣官行取府官推陞若查兵糧有缺須逐月補完方許離任則三軍心服而將領可以行法矣

一刻剝軍糧雖干法紀議減兵餉實博廉名二者過猶不及而皆足以生釁起事此後邊海錢糧等項如有題請裁革者亦宜悉以

祖宗舊制爲法不必紛更以小利而易大禍如寧

夏可鑒也

一近因倭報警急亦嘗虛心訪究人才亦往往有之或習于韜鈴星緯或精于器械火藥或長于勇力戰鬪或熟于結客聚財此輩之人用之爲我腹心不用爲賊耳目今幸當無事之時預宜搜羅作養以爲他日地方緩急之助上則兵部調取咨送各營各邊次則撫按散之叅遊幕中列之哨官旗牌項內漸次培植勿使遺才至于海邊沙船江泖哨船皆膽力粗豪負販爲業此輩不惟習于陸戰水

戰卽偷營行劫占風涉險尤其所長亦宜以保甲之法核之無事則籍名在官擇其驍悍者與之捕盜巡鹽名色有身家有才力爲衆所推服者與之耆民義官冠帶名色俱令率領二項等船防守春汛船則量給修船工料人則量給兵器口糧但以三月爲期汛畢而止仍復免其雜泛差徭不得別地委遣萬一有事則聽憑團練鄉兵立功殺賊俱無不可如此則牢籠既定將不爲驅淵之魚卽使寇來亦未至作傅翼之虎庶乎賢者不肖兩厭其

心駕馭作興各盡其術矣

一倭奴自平壤而退王京自王京而退釜山 皇威
遠震賊勢漸消諸君子皆格論封貢之可否而未
及論善後之何如愚以爲倭稱日本素不耐寒冬
居地窄尤難保戰今當冰雪沍寒之時盤據釜山
以爲觀望圖復之地延至春和南北侵擾亦或有
之中國以封貢愚倭而未知倭亦以封貢愚我爲
今之計乘其彼此講論不定益當濬修沿海諸處
戰備以防明年突入之虞卽寇或不來亦是整櫛

刷新一會也蓋病去則愈當調攝賊去則愈當防
閑而况倭奴無必退之期地方有可憂之實伏唯
尊裁

一爲一時備禦之計莫過于議兵食爲他日地方之
計莫過于議賦役今賦煩役重當事者蒿目惕中
日夕以民爲憂明知倭在海中而不敢議軍興明
知堡無一兵而不敢議募練客有過慮而問之者
輒曰祖宗在天之靈遼左必捷之勢吾輩坐以徼
惠而已豈知今日之寇非 世廟時之寇也昔之

四庫全書 卷之六十一
賊魁止一汪賊未寧其會據一島結一國也不過聚舟募倭爲搶畧計耳惟其志在子女玉帛故其所犯之地惟攻瑕而擊情乘虛而掩襲其來也訊若飄風然我師破其舟亦易如拉朽蓋勢不牽聯而無投援故也今之關白內訌形干奏贖者已經三載其聲勢大畧可覩已而蘇松沿海一帶曾未有一來備去追之策陽托與民休息之言而陰持首難越俎之戒故觀今日之海防誠可爲寒心者而今欲備邊禦寇計將安出乎愚以爲必請內帑

閩海議

閩中阻山負海與廣爲隣薪米物用非海不來縉紳口言禁海而實利其通口言勦寇而實利其撫今宜以勦爲聲以撫爲實以通海爲因俗之宜仍民之便不然海禁民必饑民饑亂必起饑民與亂民相挾海寇與土著相連其勢不能一朝撲滅徵遠郡崎嶇之兵卒取隣省協濟之錢糧文移往來水陸牽制薪米之價日騰主客之兵交閱其騷害地方豈獨海寇而已乎如此情形恐不必見之奏疏但宜密札致之當

陽春先生集 卷之六十一
諸公而闕事可收拾矣

塘長議

塘長專主督率各畝人夫輪修本畝水利但塘長之苦若在撥調遠區其開河動經數十里工費動及數十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歛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有名無實勞費不貲若使差必出于正堂水衙不得私撥役不出于本畝則區不得遠調則圩岸自修而水旱無虞矣

禁亂議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
錢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且大
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浹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
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
且不能免而况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
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
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
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若令有五母

雞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
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
民常挾饑民而起如王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
須當路者先服饑民之心攝亂民之膽而後可以永
保於無事何謂服饑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
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勞怕因果如切自家痛癢
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饑民之
心者也何謂攝亂民之膽只今大水瀰天奸人借事
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搶穀爲利者或有搶奪
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譟以借
米糴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
前往擒拿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梟處此所謂攝亂民
之膽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調募議

國家窮只要少檄調募調者調舊兵也募者募新兵也調募一行安家有費行糧有費物價踴貴有費天氣嚴寒有費若督兵者紀律不嚴其勢不得不出于搶在陸則搶店貨在水則搶民舟寇來則避寇去乃追且曰流寇雖去得無有四處埋伏者乎急當尾其後驅除之搜逐之而實未嘗真驅除真搜逐也不過借此以括逃亡之遺篋入行李之空囊民間畏兵甚於畏寇有寇梳兵篋之謠然則調募有益乎無益乎

故曰國家窮要少檄調募者此也

鄉勇議

守城之法以內守外不若以外守內調兵守城不若
練鄉勇守城此定論也而未免各有異同則請先行
保甲之法始凡城內城外在鎮在鄉每十家編爲一
甲互相糾察可以查奸細可以查窩訪可以查武斷
可以查打行可以查賭博可以查鹽盜人命可以查
封釘扛擡可以查歌謔謗帖可以查真正饑民可以
查真正鄉勇鄉勇不得之一甲之內必得之千十甲
百家之中如有膽畧過人徒手赤貧者府縣給以印

票一張但使之演習武藝不調不操十甲輪日供以家常茶飯周而復始習以爲常以百日而供一人之食其養殮易辦以一人而可當數百人之用其感激報効可知此之謂選練鄉勇非槩派家丁僅僅虛應故事而已也如本人有身家有志氣不願供養者聽其自便有願報名在官者則儲爲他日拔擢將才之地大抵鄉勇爲十甲出力不時扞禦非常十甲與鄉勇同心不許借名生事如此則官省兵餉之煩而士大夫亦且以爲簡便可行何異同之有哉

禁張皇議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饑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畱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

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為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為主中間則全在閑時忙做忙時閑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遇糴抑價之類是也

詞訟議

百姓窮要少准詞訟江南多刁民專告誑狀告誑狀者賺得富豪盤纏走誑南京上司各衙門情詞似覺激切而核實全無影響分毫倘或批准府縣先索厚謝虎視眈眈有原告不已而投狀者又有原訴不已而投訴者立罄身家務求必勝或央鄉宦或央孝廉或央生員或央使客甚有陰揚干原被之間者曰待治生調停兩家此又兩利而俱存者也然則當事從被告乎從原告乎是非不並立利害不並行人情雖

欲周旋天理終難泯滅而上官亦甚苦矣興訟之家
停工罷業伺候見官干証有費房科承行者有費差
人追攝者有費視友探望消息者有費或羣飲于旅
寓之中或畱酌于酒肆之上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而
百姓亦甚苦矣故曰百姓窮要少准詞訟者此也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苕霅諸大水皆
西注震澤東達于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
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
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繇崑山轉入太
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
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
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
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

至而後歲久僅成故影響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
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小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
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
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
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
搗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朴不停此緣旱無灌輸
潦無洩浸故耳今 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
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 聖明之所注念者乎以
愚計之度非萬夫不可非蘇松協濟十萬錢糧不可

非專官責成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
可非蓋廠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
蔬帶星出入面給錢米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厘隨
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後事可舉
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
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積矣一筭一筭一日兩潮則
一年七百二十筭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
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畱里許不開
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畱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

石逢水灾涵湧請牌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濬
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
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饑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
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
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
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

滸墅關議

夫滸墅關客商糧食必繇之路今錢公奉行各臺德
意凡係糧食船隻盡免量頭如遇傍關積棍構通巡
攔等役指以盤驗爲繇刁難勒索者許商人擊鑼告
部糧食一到隨放隨行矣關政雖寬而郡縣過糴抑
價之令猶然如故客商何利越千里而度關乎若與
兩臺講得透徹卽除二禁刊刻條紙每船過往卽隨
鈔票同發一張使之四方互相傳布則客商不招而
自集米價不抑而自平尤吃緊關鍵之一着也

安奢二僮議

安奢二僮世相表裏升高走險援葛攀藤多依竹菁
茂密巖洞幽邃處據爲窟穴其中同一線篋通雲貴
往來之徑餘外皆山則皆夷也皆夷則皆敵也此當
以勦爲聲以撫爲實畢竟羈縻二字乃千古制禦西
南夷之良法日搗巢日滅此而後朝食老師置財損
威傷重數年間無毫髮益于國家惟有肝腦塗地而
已廟議亦宜聽撫者便

護漕扼要議

漕運第一大事也護運今目前南北扼要第一着也查得永樂間設漕運鎮守總兵以平江伯陳瑄開府淮南歷正統宣德三十餘年每年八月後淮撫與總兵入京會議明年之漕事萬曆初年詔淮撫不必入京總兵會議如故萬曆十七年後總兵輟去而中原之武備單弱矣往山東白蓮盜起及遼日虜寇震驚祖陵大江南北頗覺寒心當時若有總兵往來彈壓豈令狻猊至此乎追惟成祖特設淮撫又設總

兵官節制十三總及各總分轄衛官指臂相使呼吸相通聯絡南北以備猝然緩急之助晝則金鼓動地旌旗蔽天夜則高掛燈籠鳴鑼擊柝張皇六師折衝千里既可懾虜寇之潛窺又可禦他寇之旁發一利也每船漕卒十人則一萬船有十萬人矣此不煩召募之現成兵也一利也有兵必有營房今漕卒以船爲家此不煩起造之現成營房也一利也有兵必有糧今往返各帶本州本縣行糧此不煩積貯之現成糧也一利也漕卒至十萬人其中原有驍勇絕倫原有

有智謀出衆原有善占算善火藥善走探者種種技能願投効用不妨親試而薦拔之其餘但使撐駕船隻不在召募戰守之例一利也漕船正米外常帶粳糯及貨物土宜人自爲謀人自爲衛比之市人烏合者不同而况沿路之閘夫撈淺夫可使爲羽翼之助乎一利也漕綱肅有虎豹在山之勢軍容壯無風聲鶴唳之驚咽喉無梗血脉貫通一利也自來金鼓旌旗兵器火器未嘗不具特向來虛應故事苟且塞責耳今責成淮撫淮鎮整檣諸件總兵督十三總官十

三總官督本總名下運官分頭備辦沿途查點不許
登岸擅作非爲法度精嚴氣象雄壯一利也足食兼
以足兵防虜兼以防寇護南北 神京護淮泗金陵
陵寢此中原扼要萬萬不可一刻弛緩者也若以
勲戚鑽謀仍寢 祖宗成議因咽廢食自便身圖則
換以威望名將宿以重兵可也不用名將而差中官
協理縱容奸徒生事不可也此在有心豪傑深思而
熟慮之以圖南北扼要之第一着國儲幸甚生靈幸
甚

漕運扼要議二

通論諸牌天井闡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
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
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仰給于南恃
此運河以爲命脉濟寧居復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
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
諸牌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最高臨下水勢泄
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
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

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擘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塌漲絕田議

吾松倡議之大害有二凡郡縣聰明老練意在興革則奸人卽以查塌漲之說進又以查絕田之說進而府縣未必其遂聽也吏胥利于差遣牟利而言之于士大夫士大夫詭托于經濟奇策而獻之於郡縣郡縣不察命官踏勘丈量而小民不勝其詐害矣何謂查塌漲大明會典正統四年奏准蘇松田地凡傍江海洲湖有漲沙去處或可漸墾成蕩成田者給附近小民承種炤例起科若塌沒無可踪跡者悉將稅糧

開豁自正統至今滄桑改移間亦有之但此說一倡
印官無暇不得不委之衙官衙官不得不委之左右
胥隸得賄則指漲爲塌有田無稅不得賄則指塌爲
漲無因起科索詐多緒多端種毒最遠最徧此松人
第一大害也何謂查絕田當萬曆己酉庚戌間有里
人請查絕田可得十萬貲以佐地方緩急張公檄三
縣清查卽有明契明買者買後更賣者告誥紛紛人
情洶洶謗帖盈堦至欲剗刃倡議之人而轉展查田
猶未止也適青浦王公思任對張公曰凡絕戶之田
旣經趙錢孫李又過高曾祖考豈復有絕田可問哉
張公悟卽時停寢而民情始安此松人第一大害也

擬金山衛城改設州縣議

向者倭犯朝鮮當事者念松江邊海府城止九里十
三步城小人衆倭至難守欲拓西門外外城爲容民
蓄衆之計竊思築城之便劄不如因守禦之策內不
如外金山去府七十餘里吳淞所控其東北賣山澗
浦亘其西南鼎峙海邊聲勢相援州縣一設寇難長
驅立籌籬正以安門戶所謂守城之策內不如外者
也議拓外城工費甚鉅非數萬之錢糧十年之歲月
不能告成其間拆卸屋廬妨礙墳墓或小民遷徙大

姓阻撓任怨任勞調停費力今金山有城大於府地
廣人稀但設州縣官屬不煩開闢營建所謂築城之
便創不如因者也夫州縣之所難者築城鑿池而金
山衛向來有城有池矣州縣之所難者增兵處餉而
金山衛向來有兵有餉矣州縣之所難者官吏師生
而金山衛向來有孔廟有明倫堂有教官二員廩增
附二百餘人矣州縣之所難者倉廩厩署而金山衛
有預備倉有察院有海防廳矣以上種種具備比之
新朔州縣者萬萬不同今止議添設一正官察屬及

衙門六房等類大約一萬金綽然有餘而此金亦非
難措目前有上不費官帑下不派民間而工料金可
立具者吳太僕懷野公助邊銀八千兩是也夫邊塞
邊也邊海亦邊也以此爲改設州縣之費頗足相當
此不過一申請一具題之事耳况萃上二田田額廣
大苦於徵催小民備浦寫遠難於赴限若割兩縣近
衛某保某區屬之金山不惟便民而實便官其利一
也附近大戶去鄉就城四方商賈不召自集其利二
也武夫悍卒不至生事跳梁海曲豪民不至私販武

斷其利三也男耕婦織朝詩暮書空虛之城填爲宮
麓悍之鄉化爲鄉魯其利四也有司所在道院按
臨軍馬自然整梨城池自然修理無事則鷄犬相聞
烟爨相望有事則人自爲守人自爲戰其利五也且
海警時聞天告以時矣衛有堅城地告以利矣衛中
二十年科第鼎盛或部曹或翰林或御史或魁解聯
發以此三順成此五利豈非千載一時百世永賴之
盛事哉蓋拓城之議成則西北之民可免於肝腦塗
地金山衛州縣之議成沿海之民可免於肝腦塗地

此兩相便而不相妨也如謂軍民難於雜處文武難
於相離則太倉鎮海二衛亦係弘治年間割常熟崑
山之田改而爲州現有蘇松兵道彈壓其間事習民
安稱東南第一重鎮豈太倉鎮海兩衛可改而金山
獨不可議改乎試取州志一查正于今日議同仁言
之利溥智士之識先惟大人先生酌而行之地方幸